



期八第 刊月半



魯迅

集外集

魯迅 著

實價 七角

這集子裏面有魯迅先生的新詩，有魯迅先生的舊詩，有魯迅先生的演講錄，有魯迅先生的序跋文；不待我們來推薦，讀者自會認識他的價值的。全書七萬字，米色道林紙精印。

……我對於自己的「少作」，愧則有之，悔却從來

沒有過。出屁股，啣手指的照相，當然是惹人發笑的，但自有嬰年的天真，決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

我慚愧我的少年之作，却並不後悔，甚而至於還有些愛，這真好像是「乳犢不怕虎」，亂攻一通，雖然無謀，但是有天真存在。現在比較的精細了，然而我又別有其不滿於自己之處。我佩服會用板刀計的老將黃漢升，但我愛莽撞的不顧到利害而終於被部下偷了頭去的張翼德；我却又憎惡張翼德型的「不問青紅皂白，掄板斧「排頭砍去」的李逵，我因此喜歡張順的將他誘進水裏去；淹得他兩眼翻白。

五月一日出版

優待定戶

羣衆雜誌公司

司直接向本公司持有

閱各種雜誌

定單者得憑

單七折現購

本書一冊

每單一冊

冊爲限

芒種 半月刊 第八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一日
 中宣會審查證字第一九〇五號
 本刊已呈請中央黨部及內政部登記

目次

半月讀報記	記者
華北問題一瞥	曹聚仁
上海的末日	姚雪垠
京派與魔道	金甫
不同的見解	魏金枝
分明的是非和熱烈的好惡	子美
識別字	虞集
反儲蓄運動	吉光
相值	靈犀
狗氣煞	黃芝岡
新舊劇論爭的總批判	金德初
賣藝者	少殘
幸會	王春翠
湖上散記	江天蔚
咳	
談談夏屋	陳子展
文藝創作是人生的實驗	任白濤
海航	勞心
蚊子	李儵
阿芙蓉的故事	桀人
我們的春天	駱方
狗	馬蜂
寫作	
第八、「花非花」解	馬二先生
修辭百話	陳思
特輯	
今日之上海	津滔
作者，讀者，編者	
木刻	
耕……(封面)	金若

華北問題一瞥

(一)

半月讀報記

關於華北問題，我們處在民衆地位，實在知道得很少。現在這局面，已經告一段落。不過華北問題依然存在，姑且就津滬各報所載的消息剪存一點，替將來另一冊偉大著作保留一點史料。

天津大公報六月一日社評云：駐華北日本武官，於二十九日向軍分會提出要求，三十日，東京外陸兩部，皆有所聲明，同日其駐南京日本總領事到外交部亦有所表示。駐南京武官由滬到京，昨訪外部唐次長，同日在滬武官磯谷氏見黃委員長各有所主張。

日方在北平提出要求之事，實際上亦已闕傳，同時日本外務省，已訓令其駐歐洲各大使，解釋其行動。以上爲三日來嚴重時局之簡單輪廓也。至於要求何事，內容如何，彼如何措辭，我如何答覆？則迄今爲止，所知者只爲日方發表之件，彼對於所要求之內容，亦未發表，備發表大體，其所最鮮明表示者，爲其態度。即如不怎樣，一定怎樣之意。至我國方面，則現在可判斷者，爲力求平和處理。其最大證據：即三日來一切演進，在日方雖公然發表，我方却竭力沈默。自前昨兩日，全世界讀報者，無不知較詳之消息，而中國人民讀中國報者，則雖欲僅得一較明確之印象而未能也。

抑更有輪廓的報告一端。日方在北平所提者，大抵皆關華北，而在南京所談，大抵更牽及他事。至於駐滬武官與黃氏之談話，或者更有關於大局政策之點。我們既不能得明確的印象，當然也不必強求。據二星期來，各報所載國內外電訊，所得模糊印象如次：

（路透天津三十日電）日軍事當局聲稱：「如中國當局不認某種要求，則將強迫擴大華北不設軍備區域，平津二地亦包括於內云。此間華人各界聞此消息，大爲震動。」

（路透天津三十日電）河北省政府今將由此移往保定，今日有日兵二百餘名攜來福槍，乘武裝汽車二輛坦克車一輛，集於省政府公署外，在外院行動約一小時，乃散走。聞今日午後有日兵在北洋大學附近某華人住屋而駕一迫擊炮開空炮六響，藉以示威。

（日聯社橫濱三十一日電）費同三十日晚九時半離東京回國，費氏在車中對記者謂華北形勢緊張，第於今晨對參謀本部會見第二部長岡村中將，聽取現地情報後，交換意見，華北問題有種種誤解，日本軍部之解釋似過於嚴格。然余不欲發表關於此問題之意見，維持華北和平，除去兩方敵對觀念爲要。

南京天津日駐屯軍藉口一孫永勤匪部在遵化擾亂時，中國官憲有援助嫌疑。二天津日租界兩報社長被暗殺，與中國官廳不無關係，認爲係破壞塘沽協定，與實行排日舉動，特派參謀長酒井，日大使館武官高橋訪謁平政整會秘書長俞家驥，及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面達此意，要求予以圓滿答復。此事發生後，頗引起中央注意。某記者分訪所得消息如下：日本天津駐屯軍，向我提出之要求，係由酒井與高橋而達何代表委員長及俞秘書長，某國通訊社所傳爲最後道標並非事實，要求四十八小時內答復之說，亦無其事，其最大事件之宣傳，當屬另有作用，固非完全真相也。昨自上海外字報所登載之消息，亦有

許多過甚其詞。據關係方面云，此事經解釋後，事態可不致擴大。中央對此事，前日曾有一度商議，已電何委員長持應付。在此中日空氣

好轉之中，不願有繁多之枝節發生也。此次事件，係由地方問題所發生，故就其性質研究，當然屬於一種地方事件，而其中實含有幾許誤

會在內。日方所謂援助義勇軍，絕無根據，而日租界兩報社長被刺事件，出事地點，均在日租界，我方不負任何責任。該租界警備極厚，儘可當場將兇手捕獲研訊，事後認責於我，實屬無可根據云。（三十

一日專電）

三、

東京中國駐日大使蔣作賓對於華北問題已表示誠意，並懇請外務省向陸軍當局斡旋。陸軍方面以為華北問題，交涉之對方，並非外務省，係當地之日軍部當局。因此非外務省所能向陸軍要求解決，或採斡旋行為，故僅作為將華方意見傳達軍部解釋（一日電通電）

（東京一日新聯電）桑島局長根據駐日蔣大使對於華北問題之陳述，於一日午前九時往參謀本部訪問第二部長岡村，席上有吉大使參加。前後談約三小時，經重要協議之結果，認為華北問題，應在停戰協定之範圍內處理，而由軍部予以措置。桑島局長於午後十二時半辭去，兩氏會見結果陸軍省發表如左：

「三十日駐日蔣大使向外務省陳述之作，一日由桑島局長前來傳達，然陸軍省當局以該問題認為應由駐軍當局處理。」

北平于學忠與何應欽晤談良久後，今日返津，照常視事。省署由津移保，刻正在進行中，非數日後不能完竣。據可恃消息，津日軍參謀酒井之要求，僅屬警告性質，無須答覆。（一日路透電）

四、

六月四日，行政院會議（甲）報告事項：（一）河北省政府江（三）電陳，冀省會前奉行政院令移保

定，茲遵於本月三日移保辦公，謹此奉聞案。（乙）任免事項（一）決議，天津市長張延謨另有任用，應免本職（二）決議，天津市改為直隸行政院之市，並報告中央政治會議。（三）決議，任命王克敏為天津市長，並報告中央政治會議。

（北平訊）據官方消息，四日午後三時，天津日本駐屯軍酒井參謀長，偕同日本大使館高橋武官，到居仁堂訪問何應欽委員長，當由何氏延見，並對酒井等口頭表示，關於天津切白兩報社長被暗殺事件，因其事發生在租界，我政府無從知其詳情，但因租界毗連天津市，已嚴令河北省政府轉飭津市政府協同緝兇。至孫永勤部竄擾遷化遷安附近時，軍分會即令河北省府令警團協同圍剿，業已將其消滅。至謂曾受遷化縣撥濟一府，亦已嚴令河北省政府轉飭嚴查，如果查有實據自當嚴懲。最後又謂，中日親善提攜，為我中央既定之根本方針，個人自當遵此方針，努力進行。過去如有注意不周之處，亦當加以改善，務使中日兩國國交日益親密接近也。（四）中央社電

（北平訊）大阪每日新聞記者，三十一日訪何應欽氏於居仁堂，會談一時有餘。談話之內容，大要如下：（問）憲兵第三團為持有如何任務及使命之物乎？（答）中央直轄憲兵第三團之任務，第一為取締共產黨，第二為對於抗日排日之取締，決非秘密結社之根源。前東北憲兵則專與市政府公安局協力維持北平市內治安。（問）河北省政府及于學忠氏本擬以七月一日移保定，而決定變更更為六月一日，理由如何？又于氏部下第五十一軍駐在地，將如何乎？

（答）余尚未接所謂六月一日移保定之報告，故不知于學忠氏處會否奉到此項命令，據余推察，當係指六月一日起七月一日止之間，一切移轉完畢。關於第五十一軍之駐地，則尚未研究，故未決定。（問）華北事態，今後逐漸糾紛，日本軍作自由行動之場合，閣下採取如何之責任乎？（答）吾人相信以誠心誠意努力改善中日關係，恐貴國軍隊亦不至有非採自衛行動不可之事態。

二八三

上海的末日

曹聚仁

很早很早，上海就有一種讖語流行着，說：「上海灘，上海灘，上海坍哉！」有一種章句小說名叫歇浦潮的，牠的收尾也差不多帶點這讖語的意味，狂潮到來，把整個上海吞沒掉了。這讖語包含着詛咒的意味，但也解釋着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對立，上海灘上以地產興，亦必以地產亡；以機器工業興，亦必以機器工業亡。從前洋人得勢，買辦猖狂；本地土著，受買辦人們的凌辱壓迫，自己的田地，主子看中意了，買辦隨意送了一筆款子，說是田地這樣便轉移所有權了。積憤所至，希望上海灘早點坍掉，也出一出胸頭的惡氣，這也是「時日易喪，予及汝偕亡」之意。照近年情勢看來，這句讖語快要應驗了。

上海灘的坍沒，可以由三種方式來實現。第一種是孫中山先生開闢乍浦的計劃能夠實現，把中國改造為機器工業的現代國，把乍浦改造為中國對外貿易的最大商埠，使她代替上海的地位；那樣，上海便成為佛羅稜薩第二了。

要走這條路，當然要依靠中國人的自己努力。第二種是世界資本主義的覆滅；再由目前這貧血症，以進於精血俱枯，大金融資本既以自身矛盾無法解除而毀滅，小金融資本也以不堪大金融資本的打擊而破碎，跟着中國農村破產而經濟結構全部瓦解。第三種是世界大戰在東方發生，世界各國佔取上海以作戰場；在重炮飛場之下，把上海全部炸毀了。假使第一條路，我們自己不依照遺教去走，第二第三條路，幾乎是命運已定，必不可免。目前銀行業以各種方式以各種哄騙人的話，把農村的資本都集中到這大都市來，替外國資本家供給血液。一旦上海灘真的坍了，且看中國的農村經濟還成什麼樣子！且看我們自己的兒孫，怎樣生存下去？

旅埠先生說：「最末的收束，這回是不在崖山了，大約當仍回發祥之地。」這話多麼沉痛！我們的子孫難道必如吳稚暉先生所說，要和苗子的後裔一同把臂入林嗎？由上海的末日想到中國的末日，真有點「不寒而慄」呢！今晚看了韓滔先生的今日之上海，一晚睡不着；披衣起來，寫了這幾句話，宣洩一點胸中的愁思，國亡無日，哀哉！哀哉！

反儲蓄運動

虞集

現在害人的惡事，莫如提倡儲蓄。我在銀行服務十來年，眼見銀行當局，要用許多好聽的話來勸人儲蓄，彷彿銀行老板都是天性慈悲，事事為別人着想的；其實大家千方百計在欺騙別人，要叫別人上當。假如儲蓄不是一件頂好的生意經，為什麼銀行界近年來總用「儲蓄」銀行的招牌來號召呢？

「儲蓄」的最大危機，是把中華民國的國命當作兒戲。古人說：「藏富於民」，其意說一國的財富必須分散在各地方各社團，財富愈分散，人民愈快樂，社會愈安甯。現在銀行界的儲蓄計劃，是要把中國的財富都集中到都市來，要把流動的生產資本，變成靠利息過活的不生產資本。農村的流動資本都集中到上海來，農村一切生產便一天天地衰落。銀行家把資本來做地

京派與魔道

姚雪垠

在芒種第三期上我發表了一篇烏文人，把知堂老人及其手下的神將嚙嚙列入「陶淵明派」，後來廢名在人間世上發表了一篇論派別，就公然把知堂老人比做淵明，可見他們自己也以為是十分光榮。我現在並不想對廢名解釋陶淵明是不是社會上的廢物，（縱然解釋了他也不會懂得的，因為比較科學點的理論講給京派文人聽往往如對牛彈琴，很難發生影響）我在這兒只對烏文人中所談的加以補充，叫大家瞧一瞧京派文人到底玩些什麼把戲。對於青年們所加的批評，京派文人照例是置之不理。在知堂老人以為這是他的命運；至于幽默大師便沒有知堂老人那麼忠厚，他說別人罵他全是為想出名，所以他不還罵。其實拿這種精神勝利的哲學來逃避一切正義之矢，也未免太學Q老兄了。不過此是閑話，還是言歸正傳好些。

海派有江湖氣，流氓氣，娼妓氣；京派則有遺老氣，紳士氣，古物商人氣。而後者這些

氣質，都充分的表現在知堂老人的生活，脾味，與文章上。知堂老人是魯迅的弟弟，但非常滑稽，曾經有許多人對我說知堂老人比魯迅大半個世紀。魯迅，他不願人家說他老。有一次人家罵他是老頭子，他就回過來罵人家是「小頭子」。 知堂老人則不然。他的什麼苦雨齋主人，苦茶菴主人，京兆布衣：都是些多麼古色古香的名子呀。人家稱他做苦雨翁，知堂老人，豈明老人，他都很高興，甘心願意的以老賣老。魯迅常以文章沒擺脫文言的毒引為憾事，知堂老人却偏偏玩弄他的「語錄體」。一倘照着劉大白先生的話，把文言文稱做鬼話文，把白話文稱做人話文，則知堂老人便界于鬼之間。以生人而帶有鬼氣，豈不是一個魔術師嗎？

所以知堂老人就愛好魔道。看他在莫須有先傳序里對魔道是怎樣的嚮往呢：

「我近幾年來編了幾部小文集，其一

曰談龍談虎，其二曰永日，其三則曰看雲

產買賣，不生產資本愈多，都市的經濟結構愈危險。所以銀行業愈發達，中國農村愈破產，結果銀行業與中華民國的國運同歸於盡。此其一。

中國全國的財富，差不多都集中在上海。大家試想，世界大戰一旦開始，各國若佔據上海做決鬥的場所，銀行業的資產，最短期間便完全覆滅，變成灰燼。這麼一來，中國全國的財富，豈不是在頃刻間便化為烏有？銀行業提倡儲蓄而集中的資本，豈不是有意圖害農村，使農村和都市一同毀滅？此其二。

由儲蓄而集中的資本，本來是分散於一般小資產階級手中；在財富分配上，那是比較合理的分配。現在把分配得合理的資本，集中於銀行業手中；銀行業利用這資本來敲榨小資產階級的「血」，「髓」，豈非小資產階級自己扳石頭壓自己的腳背？中國的國運，一向建築在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上，讓銀行業來炸毀小資產階級的機構，豈非銀

集。甚矣，吾衰也。古人說過，雲從龍，風從虎，談談似乎有點熱鬧，到了且以永日，便簡直沉沒了。詩云：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

我生之初，尚無爲。

我生之後，逢此百罹。

尚寐無吽。

雖然未必至于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總之是憂憤的類放，而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却又如何呢。有老朋友曰：病在還要看看，如能作「閉目集」便更好。……吾之衰使我看雲，尙未能使我進乎道……然則吾之衰其猶未甚耶。

「我的朋友中間有些人不比我老而文章已近乎道，這似乎使我上文的話有所修正。廢名君即其一。我的永日或可勉強說對了桃園，看雲對棗和橋，但莫須有先生那是我沒有。人人說莫須有先生難懂，有人來問我，我所懂未必多于別人，待去轉問著者，最好的說法都已寫在紙上，問就是不問。然而我實在很喜歡莫須有先生傳。……」

「……我覺得也不敢不勉。但是天分有限，往往事倍功半，難免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之感，恐怕我之能寫出一兩篇「閉目集」文章，還是有點遠哉遙遙吧。」

從這篇序文里，我們可以看出知堂老人對于道是怎樣的憧憬，而自以天分有限爲憾。又可以看出來「陶淵明派」前幾個月要辦「衛道雜誌」，而所衛的是怎樣的一個道了。

莫須有先生傳之所被稱爲至乎道，大概有兩種原因：一是文字令人不懂；二是故事架空，撇開現實。這兩點是「陶淵明派」對文學的中心主張，也就是他們所說的道。知堂老人從主張人生的文學走到文學無用論，從現實走到古代，從談龍談虎走到看雲，在我們覺得這已經倒走得不近了，但知堂老人尙以爲未能至乎道。他以爲「病在還要看看」，將來不死的話，或許作出些「閉目」的文章，那才算真正至乎道了。知堂老人爲要做出「閉目」的文章，實在費了苦心，而近二年來的成績，却也大有可觀。所謂「閉目」者，就是要「瞎扯」的意思；知堂老人的序跋文，便是照着「瞎扯」這條路發展下去的，有目共見，不必我來舉例。只

行業有意在拆中華民國的場面。此共三。

德國在戰前，有一誠實老人，儲蓄了二十七年，積得八百萬馬克的大財產。經過歐戰大劫，馬克大跌，結果那八百萬馬克，只值中國的八塊大洋，那老人氣惱死了；大家且想：提倡儲蓄是好事？還是壞事？爲着中國着想，還是應該提倡儲蓄？還是該反對儲蓄？

據我這吃銀行飯的人看來，真的還是不要上銀行業的當，莫要儲蓄的好。

相值

吉 光

鍾伯敬題潘景升摹刻吳越雜志

冊子說：「富者餘貲財，文人饒篇籍。取有餘之貲財，揀篇籍之妙者而刻傳之，其事甚快，非惟文人有利，而富者亦分名焉。然而苦不相值者，何也？非人也，天也。奚以明之？貲財者，造化之膏脂；篇籍

是他的界乎人話與鬼話之間的文體，雖然一般中學生往往讀不懂，但在略有修養的人看來，不能索解處還是沒有。廢名是否真比他的老師天分高，我們不得而知，可是在文體的發展上確是青出于藍，換言之也可說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主張文學是無用的東西，主張閉目不談現實，在北方雖以知堂老人為領袖，而實際上所有京派全如此。梁實秋在世界日報學文周刊的發刊詞上說：『文學這東西原不是人生要素之一，沒有什麼大用處。我不相信有人在飯未吃飽以前還談什麼文學，文學原是在吃飽飯沒事做的時候來賞玩的。』自命為不凡的批評家而實際上什麼都不懂得的李長之，大概也算是這一派的後起之秀吧，他曾經這樣的問我道：『文學只應求永恆不變之美，你說描寫現實有什麼意義？描寫現實對人生有什麼幫助？』這幾句問話非常有意思，我覺得這已經給京派文人畫了一個速寫像，不必叫別人再多說什麼了。

在主張閉目不談現實這一點上和在文體上全跟着知堂老人走的，有俞平伯和廢名二人。俞平伯用半人話半鬼話的文體寫他的夢遇，已

經是鬼氣森森了，但還不及廢名入道之深。廢名不寫現實也不寫夢，而寫「莫須有」；用人話和鬼話攪在一塊兒創出一種新文體，而叫人和鬼都談不懂；廢名的魔道真不小！

但可惜的是；廢名的小說和詩，青年們很少去讀，讀了後就大罵上當；知堂老人的散文，青年們也不熱；梁實秋的偏見集，據說讀者不多，讀了後都以為名符其實；俞平伯的古槐夢遇，書局也不願出版；至于三流以下的，在青年目中無聲無色，就不必說了。難道京派的命運就是這樣可憐嗎？他們想製造點茶餘飯罷的消遣讀物，而青年們竟不接受，時代變得這麼快，魔道也失其作用，真是可悲！

不過，時代對他們雖殘酷，却並非叫他們全然得不到一點安慰。他們的時代還沒有全完，在他們的晚輩中，尚不斷的產生遺少，小紳士，小古物商人，雖然為數寥寥，但也足以維持着不至斷種。文章雖失却了讀者大眾，却不妨礙他們自己互相捧。將來把知堂老人捧做一位神，廢名之流還能沒吃的供饗嗎？那時也正如現在一樣。現在知堂老人在北大是有權威的老教授，廢名給介紹進去當講師；等知堂老人變做神，廢名還不是一尊小神？不過知堂老人面前是否也要站着牛頭馬面及青臉小鬼，却不得而知，我希望有人到苦茶巷里問一問。

者，造化之精神；浚膏脂以洩其精神，此其於事理兩虧之，數也。人不能甘，而造化肯聽之乎？故曰天也」。

現在可不同了。文人賣稿刊出，有時名利雙收，富者買稿出版，如果銷路好，利是有的，分名却未必。雖然著作人和發行人的名字並排一起，那究竟不相干。

但古時的富者，確曾向文人分名的，近取就是這篇文的例：『予謂此雅事也。昔楊子雲作太玄，富人資錢十萬，求載一名，不許』。即使是說雅事罷，向來看文人是雅人，著作是雅事，向文人分名，自然也雅了。

至於苦不相值，否則事理兩虧，這裏不相說牠，却是現在因值了而也像古時富者向文人分名般，便勞叨的，每次出了刊物，總說這是自己摸鈔的呀。即使是說雅事罷，古時富者的雅，是從錢向文。現在文人以為的雅，是從文向錢，又算做什麼呢？

不同的見解

金甫

最近從市場里買到一本魯迅的「集外集」，內容，收容了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三三年中的作品，文言白話新詩舊詩各色體裁都有。

引起我——世界讀者注意的是那篇「渡河與引路」——一封用唐俟筆名寫給錢玄同的信。

大家都知道，疑古錢玄同是初期世運中的主角，看過「世界語論文集」和「世界」二卷二三期合刊中那篇「錢玄同先生印象記」的，大概是可馬上浮起一個鮮明的印象吧。

可是我覺得，玄同先生對於世語初認識是熱情地的，相反，魯迅先生對於世語的認識則是理智地的。

錢玄同先生在「新青年」時代發表過一篇「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的文章，內面說：

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至廢漢文之後，應代以何種文字，此固非一人所論定，玄同之意

，則以為當採用文法簡賅，發音整齊，語根精良之人為的文字 Esperanto（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四日）

我們再看一看魯迅先生的意見；他說：

要問贊成的理由，便只是依我看來，人類將來總當有一種共同的言語，所以贊成 Esperanto。至於將來通用的 Esperanto 是否，却無從斷定。大約或者便從 Esperanto 改良，更加圓滿；或者別有一種更好的出現，都未可知。但現在既只有這 Esperanto，便只能先學這 Esperanto。現在不過草創時代，正如未有汽船，便只好先坐獨木小舟；倘使因為預料將來當有汽船，便不造獨木小舟，那便連汽船也不會發明，人類也不能渡水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四日）

這兩種意見把它對照一下比較一下，我們可以看出兩人的意見截然不同，這里可以引幾段 E. Drenza 的話來做解釋……

現在主張以目下的形式的世界語 Esperanto，為未來的普通話，既不賢明，也不合於社會學的……在社會主義時期內，對於為全世界關係用

於是問題就複雜了，人家做文章，不提到那刊物的名字，便說這是替書店老闆打算呀。書店出了書的廣告，也要來微言一通呀。但書店老闆摸鈔就摸鈔，倒不那樣肉麻，不提就不提，倒不那樣撒嬌；做廣告就做廣告，倒不那樣曲細的。

狗氣煞

靈犀

芒種半月刊出版之前，擬闢「狗氣煞」一欄，據曹聚仁先生告訴我：「鄉間有一種喂雞的傢伙，是恰好雞的頭從柵子中塞進去，狗只好在柵外嘆氣，狗因吃不到，所以便見面氣煞，這種傢伙也就被人叫做「狗氣煞」了。芒種出版之後，雖沒有見到「狗氣煞」這一欄，而在芒種已出版了好多期後的現在，這「狗氣煞」的名詞，却還深深地印在我腦子裏。狗畢竟沒有人類那麼聰明，牠祇知見到雞的吃得津津有味而眼紅，而氣煞！可是法子却一點都不會想。真是笨得太可憐了

的語言需要之增大，及使用局限於一民族中應用的語言之逐漸廢除，會有一天引起事久已準備好了的語言革命之實現的。那時的國際語從現在的 Esperanto 的核心中生長，在他的基礎上發展，與現在 Esperanto 的形式雖然不同，但攝取發展了的民族語中的一切性質——這語言，較諸現在的 Esperanto，數倍地更廣泛地被人們在民族內部關係中的使用也驅除掉。（「言語科使用——將把民族語學」第一、二期）

EDROGA 這種說法自然是比較更科學地的。不過，除開這些語言問題不談，當我們看見讀經存文尊孔復古種種烏烟瘴氣的時候，覺得青年時代的疑古玄同，那種廢孔滅道的反抗態度，至今還不失為進步。可惜的却是他們的行

人應有分明的是非，和熱烈的好惡，這是不錯的。文人應更有有分明的是非，和更熱烈的好惡，這也是不錯的。但天下的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除了是非之外，還有一似是而非

分明的是非和熱烈的好惡

分明的是非和熱烈的好惡

魏金枝

五月十五日於西山

為往往和他們自己的主張自相矛盾；比如一九二二年疑古玄同給「高元國音學」做的序內面，極力主張中國拼音文字要徹底廢棄四聲，可是他們後來提倡的國語羅馬字，却是要拼四聲的。最近出了一種不用四聲的拉丁化，在我看起來比羅馬化實在簡便得多；可是他們不但反對（有他們的學生做了文章登在「國語週刊」一六三及一六八期內），甚至於說，「這不反對國語統一的，用不着研究牠」（見北平世界日報錢氏談話）。這不但自相矛盾，簡直有些失態了。

也許這裏面隱藏着共同的悲哀，不得不把自己拉住罷。不過如今究竟不是五四時代了。

「的「是」，和「非中有是」之非，在這當口，我們的好惡，便有些為難了。

譬如有一種人，他們借着一個好看的幌子，做其為所欲為的勾當，不論是非，無分好惡

來，在那裏吃得那麼得神，在旁垂涎的狗，便該把頭馬上磨成尖尖地，從柵子裏伸進去，便可很不客氣地分我杯羹了；再不然，發出一點狗威來，把那傢伙推倒了，也不必演什麼全武行，祇要狂吠幾聲，便可把這一羣鷄嚇得遠走高飛了，那籠裏的食物，不是都可給牠吃個飽了嗎？但笨得可憐的狗，卻不會這樣做；祇落個「狗氣煞」的名詞，在被聰明的人們取笑着。

然而我也又十二分的羨慕鷄的幸福，——可以靠着柵子來保護牠們，使牠們得到很安全的啄食。

話不該牽扯到題外去，還是談談狗的問題吧。野狗們，才會見了鷄食，——那種並非山珍海味而祇是不很值錢的東西而氣煞，要是有了主人餵養着，取得了叭兒狗的資格，那還愁沒有肉骨頭嚼嗎？還希罕那粗劣的鷄食嗎？於此，也就見得狗的際遇，也和人一般。手段却是顯然有高下之別！

有人說，狗的氣煞，並非為了

，一概置之在所排擠之列，這叫做玉石俱焚，在他自己的心目之中，已先無是非之分。但他還要不言不慚，自以為是。於是其所謂「是」，不免似是而實非了。這是我們在談話是非之前，所應最先將它分辯明白的。次則以趣觀之，往往有些具着兩張面孔的人，對於腰骨硬朗的，他會伏在地下，打拱作揖；對於下一點的，也會裝起高不可扳的怪腔。甚至給你當頭一脚，拒之千里之外。其時是非，便會煞時分手，各歸其主，因之好惡不同，也是常事。在此時際，要談是非，就得易地而處，平心而論，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原非確論。

至於非中之是，它的是處，正勝過於似是之非，因為其猶講交友之道，而無門閥之分。凡人在落難時節，沒有朋友，沒有六親，更無是非天道可言，能與猿鶴為伍，自然最好，否

則與豕鹿為伍，也是好的。即到千萬沒有辦法的時候，至於躺在破廟角裏，而與麻瘋病菌為伍，倘然我的體力，尚能為自然的抗禦，因而不至毀滅以死，也比被實際上也做着騙子屠夫的所誘殺割，較為心願。所以，倘若要講是非，也該去怪追奔逐北的好漢，我等小民，不任其咎。但近來那般似是人，還在那裏大登告白，說是『少卿教匈奴為兵』，那個意思，更為兇惡，為他營業，賣他朋友，甚而至於陷井下石，望人萬劫不復，那層似是的甜衣，不是糖拌砒霜，是什麼呢？

總之，文人相輕，不外乎文的長短，道的是非，文既無長短可言，道又無是非之分，則空談是非，何補於事！已而已而，手無寸鐵的人呵！

識別字

子美

近年來，學生們寫別字的很多，這就引起了衛道的老先生的慨歎，以為這全是不讀古書的原故。因此，提倡讀經，他們就更其持之

有故，言之成理了。

學生們的寫別字，是否由於不讀經，和讀了經是否能不寫別字，這問題，在各報章雜誌

自己沒得食而眼見雞在那兒吃得那變有味，因而氣煞；即使牠吃得肚子飽飽的時候，見了也是還要氣煞的，原因是狗最貪食，不管肚子裝得下裝不下，見了可食的東西，便想把它吞下肚去，連人們所拉的矢，都要食個乾淨；以為世間所有的東西，都是一已的食料，非別所得染指的，所以見了雞在很得神的食着，便活活地氣煞了。這話倒也有充分的理由。

不過我敢相信現在的狗，是決不會氣煞的了：一來是現在的狗，都是狗運亨通，有的堂皇高坐在汽車裏；有的住在美奐美輪的洋房裏；有的已由吃肉骨頭進而吃牛排豬排了；有的蹲在留聲機前聽唱片，有的公園裏蹣跚！有的跟着主子到處去玩山玩水；冬有電爐取暖；夏有電扇招涼；生活舒適，極盡物質文明的享受，還有什麼事會使牠氣煞呢？

芒種的不關「狗氣煞」這一欄，大概也是知道這個時代，並不是狗氣煞的時代：

上早有人談論過，此地暫不講這些；我所要談的不在寫的方面，而在識的方面——識別字是否可以。

關於識字，確是個大問題。記得有一次某中學校長在一個募捐會議上演講，其演詞中有「暴殄天物」這一句，「殄」字讀作「止力」（真字上聲），在我的旁邊的幾位老先生就「嗤之以鼻」，以為中學校長還識別字。

誠然，一個中學校長識別字，似乎是大不該的，但我要請問，「殄」為甚不可讀作「止力」，而必須要讀作「云一乃」（田字上聲）？有什麼根據？

這一問，我們的老先生來勁了，他們會把說文拈出，還出個「娘家」來，說：「殄字从歹，殄聲，徒典切。」是呀，殄字果然从歹，殄聲，徒典切。但查說文，殄字下注：「稠髮也，从彡，从人，之忍切」。那麼，某校長把殄字讀作「真字上聲」，也不是不可寬恕的！

漢字讀音的古怪變化，決非我輩不曾研究過「小學」的人所能明白的，說文上說：「殄字，會聲，徒典切」，復查「殄」字，也是「殄聲」，而其讀音則為「郎計切」了！

再看「格」字，照說文講，「从木，各聲」；但「木」字旁換作「足」旁，「馬」旁「小」旁，雖都是「各聲」，然而讀音則不同。又如「根，跟，根，限，限，銀，狠，痕，很」，「這些字，俱是「長聲」，然而却各有各的讀法！又如「統」字，據中華大字典，一字竟有四讀「音問，喪服也音免，同冕，亦作冕

，音萬，引舟纜也；音瞞，連也。」「綏」字竟有七綱讀音：「音雖，安也；音穢，匹行貌；音蕤，施也；音妥，下也；音髓，音毀，滅毀也；音推，妥或字。」——這就叫不備字典的人太為難了！

還有一次，我與幾位住在南通城裏的朋友談天，偶然談起古時的什麼御史呀。尙書呀，這些名目，啊，問題又來了；原來，「尙書」的尙字，我一向作去聲讀的，可是，住在城裏的朋友却說：「尙字應該平讀」。意即說，讀去聲就錯了。夫彼所謂「應該」，在他一定是有所根據的，可惜我沒有請問。最近偶然翻閱古人筆記，看到一則關於尙字的讀法的，現在把它抄在後面：

「尙書音上，官名與書名，皆當作去聲讀，平讀者誤。」——見廣陽雜記。可是，「平讀者誤」，作者並沒有說出何以故。

岳傳這部書，看的人一定不少，裏面不是有個名叫萬俟卨其人麼？據說是應該讀作「墨其屑」的。又如「荏苒」二字是必須讀作「九蒲」的，倘若你把它們讀作「出又入」，那便要貽笑大方了！諸如此類的字，舉不勝舉。當然，無論是做學生的或是做教員的，最好不要識別字，「眼」字雖是「長聲」，但你得讀作「一乃」，「限」字「恨」字也都是「長聲」，但必須讀作「丁一乃」「尸乃」；假

如把它們都讀如「根」字的聲音，那誠然是大笑話。不過，漢字讀音的變化，如此不規則，那麼，偶然把不常見的不常用的字的聲讀錯了，我以為也不能說有多大罪過！

即如三都兩京等賦，裏面的奇怪字，如果看旁邊的音注，能夠讀得響的有幾人？

漢班昭，為曹世叔的夫人，稱曹大家。據說「家」字應當讀作「姑」字的；假如把它作本音讀，那就要貽譏大雅了。可是清初大學者虞山錢牧齋先生為山陰王玉映題照像詩，「季重才名噪若耶，縹緲有女嗣芳華；漢家若採東征賦，彤管先應號大家」。他就把「家」字作本音讀了。

讀錯字，即名流學者亦在所難免的。所以，我以為寫錯字固可以，識別字也無妨。

新舊劇論爭的總批判

黃芝崗

很偶然的在太白發表一篇文章——送梅郎赴蘇俄，不久，便買到了舞台藝術的創刊號，拜讀了王泊生的一篇大作；我知道在這樣的惡劣空氣裏，這一點點意見必遭受淺嗜者的誤解，但不想我的論敵是那樣的騎士風的人物。

却承他介紹我讀伯鴻先生的文章，這，我是已從戲週刊剪下了第一節來的，但一直不曾讀過，因為他一場漫罵，方從存報堆中清出來了。而且，想要明瞭最近的新舊劇的論爭，這幾天，才從舊報紙裏剪下了幾篇文章，雖然是零碎不全的而且是一部分的材料，但在我已經是很滿足了。

我曾在且的研究裏剖解了梅蘭芳，梅蘭芳是戲子，是旦脚，這是他的本來面目，他自己也當承認；但我們不當忘記，他孕育在俳倡的教養裏，長年在封建勢力的懷抱裏，變態發展在資本主義化的現時代的中國社會裏。說梅蘭芳是「中國大眾」的「死敵之一」而倡言「澈底打倒這惡魔」像胡今虛先生的說法是不會有不對的，但太將眼光注視梅蘭芳了，便會將梅蘭芳看成了妲己，褒姒，王泊生的歷史法則反被我們利用了，於是，梅蘭芳便真成了禍水，不罵梅蘭芳便成了大眾的罪人了。

而且，「梅蘭芳」和「梅蘭芳赴蘇俄」是不能混為一談的。將斯大林畫成了別姬的霸王是字林西報（論語轉載）的無意識的見解，蘇俄，並不因着梅郎或因「要模倣梅蘭芳氏的風格」而歡迎梅蘭芳赴俄，梅蘭芳赴俄的意義是中國戲劇赴俄，這理由總不待再詳說罷。

想從梅蘭芳的口裏得到什麼，蘇俄是不會有這一類的蠢想的；但牠在梅蘭芳的演出的技巧上已有了很不少的收穫。胡今虛先生只有意無意地舉出於國際間的空虛的贊辭並舉出拉狄克的一面的批評，將另一面的批評都加以抹殺，這態度是不能折服任何人的。

我從送梅郎赴蘇俄的文章裏提出我的舊劇的見解，說「講到更直切，是中國戲的生命線，是中國戲靈魂所寄託的地方」，因而嘲諷了「像玩着迷宮的遊戲似的」現代戲的「曲折」的路，於是我的論敵掩着他的創傷狂喊起來了。但麥依荷德 Dayard 也說：「中國戲劇中最重要一點曰經濟，一切動作，時間與空間皆經濟化至最高程度，然初不因而使全劇有所損失」。我這樣的見解在蘇俄能得我的同調原不是希有的事，但在我們國內便成了無可理喻，自命為話劇的擁護者不將你看成反動不足以快其意了。

麥氏對戲劇的自然主義採抨擊的態度；他說：「所謂自然主義就是退化的表徵，這一派對於舞台的佈景以及演員的表情總講究和真的一般無二，就像照相一樣的呆板，演員喝真的酒，室中一切佈置和真的一些不差，這種自然主義的發展曾經使得俄國的戲劇遭遇打擊」。但我們不能說麥氏對中國戲的稱許是由於對戲劇的自然主義的反感，因為他解脫了現代劇的桎梏，他對於中國戲便能有較冷靜的觀察，較深切的了解，他對於中國戲的卓見決不是僅由反感便能夠說明牠的。反之，將戲劇的發展拘囚在成見的院落裏，將自己的成見當絕對的標準，於是，自己便成了絕頂聰明的人，別人的話都一無是處了，胡今虛先生將俄人對梅蘭芳的批評都歸在「瞎捧」，「肉麻」，「官僚文」乃至於梅蘭芳假造新聞，（其實，這一類的新聞梅蘭芳決沒有假造的程度）也正和我的論敵說我和王泊生一鼻孔出氣一樣，除了反感，我真不能看見什麼了。

在俄人的眼光裏，梅蘭芳赴蘇俄是得到了他的成功，像特別恰可夫 Yevlakov 說「中國戲在蘇聯是可以使人瞭解」愛森斯坦 Eisenstein 說「傳統的中國戲為新中國戲的基礎，吾人須研究而分析之，將其規則加以系統的整理」，麥依荷德說「余將重編余之智識即痛苦一劇，其中可見余所學於梅氏（中國戲）者，梅氏（中國戲）之表演，動作及色線之運動用對我不曾開一新天地」，這不是「盲目」的「捧場」，也不是「政治上」的「恭維」，當然，也不是蘇俄的文化代表「忘記了自身前進的立場」真如胡今虛先生所說。但這一類的成功通被俄人收拾去了，梅蘭芳空費一場膏藥，除「結果良好」之外並不會得到什麼，張彭春教授除盡了梅蘭芳廣告師的職責，這一次從蘇俄回來也只說「中國劇可供給彼等採用」，中國戲自身並不會從蘇俄劇藝中取得牠具體的改進，便從報紙通訊中發現了一鱗一爪的俄人的見解也將被新人物的成見抹殺，在中國人的眼光裏梅蘭芳赴蘇俄是連一點成功也得不到的。

「俄人從民族觀點創造綜合的戲劇」，中國戲被他們取用了，但中國只提供牠的戲劇，像婦人對她的男子；而且，這婦女對自己的姿態也失了自信心了，這纔是傷心的事。因此，當前的第一件事情是我們對中國戲應當有更確切的估完了。

王泊生說舊戲是「英明君主」「先抓住人民善動的心」的「威化的唯一利器」，他對於這「藝術教化」的「厲行」採讚許的態度是屬於舊戲有用論的；馬彥祥先生說「中國社會是整個地被封建制度所支配」，舊戲是「表現封建意識，作為封建社會的代言人」而有了牠的時代價值，牠不「能以舊的時代價值來適應新時代」，是屬於舊戲無用論的。誠有如武紀元先生所說，新舊戲的論爭「實質上是新興話劇與封建京劇的衝突」，「但只在舊戲頭上安一個「封建」，在封建尾上安一個「舊戲」，對一種社會現象，藝術現象不能在現象本身的矛盾發展上來理解牠們，是仍將感到他理論上的不充實的。

王泊生任如何死抱住「治世之音」，死抱住廟堂樂舞，但他沒有本領不承認「詞句俗陋」的秦腔的「淚泉深深的埋在民族的內心」，他不能不將半隻眼睛看到「鄉村舞台」「遊行舞台」，「蕭蓬舞台」；馬彥祥先生任何說「封建的皮黃戲」「因依附於這殘餘的封建勢力而得苟延殘喘」，但他沒有本領不說「皮黃戲本是民間藝術」，牠「一切都求配特殊階級的口味」是「自從入了宮庭」「變成畸形」之後的事。我們眼見中國戲被士大夫認為與風化攸關，劇藝者受特殊階級的殘酷的制限，有許多的反抗的譏嘲出自優伶之口，便可知封建的戲劇本身血痕斑斑地充滿着牠的矛盾，雖被特殊階級烙上了牠的烙印，但牠對於牠的戲劇像養蟹的兒童，是剪去了蟹的雙螯而後纔安全地養着牠的。

如果你將舊戲看成了單一面的，你便無法去了解「打漁殺家」之類的戲劇中所「合」的「社會的意義」；如果你也認為這一類的「社會的意義」是不能「作為封建社會的代言人」的，那末，便請你將舊戲無用論暫時取消好了。但這裏更有一種見解是不屬於意識而屬於技巧的像方時先生用「寫實的話劇」來「解除」「舊戲圖式化」的「武裝」的見解，他以為「這一部分武裝」是屬於「貴族們」的，貴族們用牠來「不真實地誇張」他的「偉大高尚」，另一方面却愈能「抹殺事實」去「污蔑」平民；但將一階級的自己的一切全看做由牠自身產生且全不為另一階級所有的見解是不會正確的。在這裏我同意了伯鴻先生，他說：「象徵的手法就是原始也會用的，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樣也是不斷發展的，這一工具在近代藝術裏不單是象徵主義者使用，現實主義也同樣的使用着的」。

將寫實和象徵當新舊劇的堅牢的壁壘，將象徵當封建所獨有的陣營，因此而估定了舊戲，而抹殺了舊戲的一切是新舊劇論爭的最大的癥結，話劇的理論者先生在寫實的壁壘上了，便不說舊戲是應歸於象徵的，也將給舊戲以寫意的頭銜好和他自己的壁壘成爲對立。當然的，寫意被馬彥祥先生解釋爲「舊戲可以不必十分與現實的人生酷肖逼真而仍該相當忠實於人生」也不會有不對的。但像古代角觥戲的偉大的布景化裝和清宮舞台的完備的侵置，牠們的企圖便全在於「刻求像真」；崑劇是貴族的典型戲劇，但晚明的崑劇布景像劉暉吉的女戲竟令人「忘其爲戲」。（見陶庵夢憶卷五）寫實這武裝既也爲封建所有，不全屬於現代劇，將舊戲看成象徵，寫意終認牠是貴族的或封建的自沒有其必要了。

舊戲的姿勢有許多雖不免誇張，但大都是精鍊的「如實」的「表現」，是都能用寫實來解釋牠的。我抱着小孩撒尿，小孩的媽媽急了，她說：「你見過探母的公主沒有」？我這纔發現我抱的方式錯了。舊戲的這些地方是好像讀弗勞貝爾的作品一樣了解牠的；像某一個鑽山班演吳漢殺妻不被看衆通過，從城裏聘請了名角來纔知道不被通過是因爲殺妻後不會在靴底上拭去他劍上

的血，尤其是鄉下人對這些是毫不放鬆的。反之，圖式化並不是舊戲的有意的主張，像切末的使用是「要能將所有的切末都歸到箱裏，拿出來却取之無盡」，舊戲的許多技巧是要從旅行的劇團，草台的演出，鄰村的簡陋環境去見到牠的成功，但一到都市，牠對於圖式化也並不怎樣堅持了。

當然，我並不說舊戲是寫實的，但我反對將寫實和舊戲對立起來，將舊戲排擠在寫實的宮牆之外，因為，這將成爲一種偏見，無端的給舊戲開上一個臉譜。所以，一談到影子戲便以爲是「大衆戲劇的一種」，像龔容先生所說，一談到舊戲便大家都糊塗起來了。看得見宮庭的一面，看不見大衆的一面；看得見圖式的一面，看不見寫實的一面；看得見梅蘭芳，王泊生的一面，看不見鑽山戲子們的一面。於是，剛一提中國戲便以爲中國戲是屬於梅蘭芳，王泊生；梅蘭芳，王泊生是大衆的罪人，中國戲也成爲大衆的罪人，有洗煉中國戲的意圖的人也成爲大衆的罪人，連蘇俄的藝術界也成爲中國大衆的罪人，均十惡而不可赦了。在這裏，我希望我們的戲劇理論者用冷靜的頭腦再來思索一下。

我們底春天

駱方

眼睛閃閃發着光，傾聽遠地的春天底足音。

我們不能逃脫和消滅那痛苦的幻想。

我們時常穿過深秋的蕭殺之氣去山野裏徘徊，

現在，樹頭上已長滿鮮色的花和嫩綠的新葉。

是的，這也許不是我們底春天，可是，誰說我們老了？麻木了？我們知道：我們尚未掘開那快樂的源泉。

採折在紅葉楓樹下與濃霜奮鬥的野菊，

軟和的南風行誘着心兒飛向蒼空，

載着顫抖的童心，默默地祈禱春天早些歸來。

可是，喲，我們底背脊上壓着更沉重的憂鬱。

來。

鬱。

鬱。

我們時常在漫長的雪夜裏陪着黑影，

我們不能如像黃鸝們的歌唱，

圍着一堆胃火焰和青煙的白揚。

我們不能聽到親愛的友們底笑聲，

培養着，將在來年的春天開放——合而爲一。

文藝創作是人

生的實驗

任白濤

關於科學所行的實驗的研究，在每一種定律發見之前，都是不知道做過多少回數和種類。

隨着人類的心法則而在我們周圍發生的現象是很複雜的。要想窺視那個法則和現象，萬萬不可忽視環境條件。因此，我們試行種種假想的實驗；比如寫一篇小說，就是一種的實驗。這時候的實驗室就是作者的頭腦；實驗的對象也不是實物，而是男女人物的被選擇出的模型。這種模型雖然是人的頭中共有的，但僅優秀的作者能把它取作現實的對象。在讀這種優秀的作品時，我們是可以了悟作中主人公的一切行為都是在某種法則之下做着推移的。

就是，作者把某種特殊的人裝

賣 藝 者

金德初

一片荒蕪了的艸地上，來了一個帶着刀槍的賣藝者，立刻有許多人便圍攏來，成了一個天然的圈。

「啞！是個跛子吧！」

「跛子也會兩套嗎！」

有些驚奇，看着賣藝者是個跛子。

「爹！是個跛子！」

「他是八仙之一，神仙本事大着呢！」

賣藝者聽了大人向孩子說的話，他笑了笑，他用一枝桿棒代替着跛了的腿，他開始說：

「先生們，看我跛八仙來兩套武藝，別看八仙腿跛，練起武藝來可不跛，跛八仙兩下子呢！」

「好好！」

人們鼓着掌。

賣藝者脫去了衣裳，露出了給太陽晒成赤褐色的肌肉，他拍了拍胸脯。

「看！多膀！八仙這一身肉，」

「看！先生們！看八仙一隻手拿大鼎，一

雙手，一隻手可不容易呢！看八仙練武藝腿可不跛。」

於是，賣藝者一隻手按在長橙上，一用勁，身子起來腿離了地，兩隻腳朝着天。

「好！」

「好嗎！八仙！」

觀衆又在鼓掌了。

賣藝者泣新是拾起了桿棒，支持着身子：

「好嗎！先生們！看，這還不算，八仙還會在上面練。」

賣藝者把長橙而條橫擺在方桌上，又拿一條長橙放在兩條長橙上，賣藝者自己跳上了桌。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入試驗管，在這裏頭注入特殊的試驗藥品；或熱；或冷；或放置到電磁場；或使紫外線，X線起作用；或施行某種分析。而由於對這些的反應探知那個問題的本質，同時，在另一方面，更在那種種的環境因子中蒐集通有的性質和作用的歸納所必需的資料。因為對象的一切都在作者的頭腦中，所以，若是那個作者沒有最銳利的觀察，分析，綜合的能力，這些實驗，當然要歸於失敗的。

這種實驗的可能是有古今一切優秀的作品做證明的。莎士比亞，或託斯妥益夫斯基，或易卜生這些偉大的作家，都是曾把人類拋入像生死之境那樣的重大的環境中，而像試驗檻中明天竺鼠一般觀察他們或她們。但是又有像柴霍甫那樣的作家，會從被放置到尋常茶飯式的環境的人的行動中摘出人性的本質來。

這樣想來，一切文學的形相，差不多都有它的形式不同的質

「跛八仙真好武藝！」

觀在又叫着好，忽然拍的一聲，最上面的長橙倒了下來。

「嚇！……」

觀衆以為是八仙摔下來了，異口同聲的担心着，然而跛八仙並沒有跌下來，兩隻手雖離開了頂上的長橙，却恰恰的分按在低下的兩條長橙上，兩隻腳還朝着天。

「好嗎！跛八仙真好武藝。」

「好！真好本事！」

觀衆知道這是八仙的本事，都叫着好。

「好不好！先生們！跛八仙有兩手吧！跛八仙練起武藝來可不跛呢！」

「真好！跛八仙。」

觀衆還讚賞着：

「那麼，請先生們幫幫場，賞兩個茶錢，跛八仙練了半天呢！有錢的抓錢那麼一把！沒錢就不給也沒要緊。」

聽到了賣藝者在討錢，立刻有許多人都抬起了腿，他知道了，拉是高喊起來：

「喂！先生們！別去呀！」

觀衆依然有一些想去，別轉了頭！

「先生們！你們那個走，你看了不給錢要

走呀！我八仙可……八仙可要×你……×你們家裏的！……×你家裏的！……老母狗。」

觀衆以為賣藝者要罵自己，立刻都停止了脚步，預備報復，但聽到最後一句，都禁不住笑了起來。他自己可沒笑。

「喂！先生們別走，有錢幫兩個，沒帶錢幫幫場，一會兒看八仙再練好的。」

觀衆又圍了攏來，有些也擲着錢。

「謝謝！謝謝！」

賣藝者隨着錢的落地連呼着謝謝。

「你們別看不起跛八仙呢！八仙還在北平賣過藝，名字叫三睫毛，正練着的時候，來了一個人他說叫四睫毛，糟啦！他比我多睫毛，他那毛壓着我那毛，不凍啦！第二天我數名五睫毛，又來一個人他叫六睫毛又壓我一毛。第三天我比，他多長兩毛，叫八睫毛，有人他說他一身毛。這……這怎麼辦……」

賣藝者滑稽的說着，引得觀衆都笑了起來。

「八仙跑到濟南府，主席看中了八仙的武藝啦！說八仙本事真好，給八仙縣長八仙都

驗。

在寫實主義或自然主義的旗下所寫的作品，沒有另加解釋的必要。這些早已成了心理學者的研究資料了。

即使不是寫實的或自然的文學，也有認真去看，仍是優秀的實驗的。比如即使是寫童話或神話一類的超人的世界故事，只要把那些登場人物的假面對下去一枚來看，實在是普通的人類；只是把稍微改變性情的某部分而造成的人造人投入稍微延長了現實的可能性的環境中，而要看發生某種事情。

在從來，有把文學的部門分作「敘事」或「抒情」的。這從形式上看，也是便利的分類法；但從特殊的立場去看，這種區別，沒有多大的意味。

比如被認為最抒情的作品的詩歌，乍然看來，似乎是把作者的全主觀照原樣托出來的，其實，仍是優秀的實驗。在這種時候，作者的本身算是成了被試驗物質乃至動物而被投入試驗管或坩堝或爐中了。這種為生命所燻化的作品，縱在千百年後，也是會引起讀者的同感的。

不幹，八仙還願意幹這行，幹這行身體多勝，拿力換飯吃才好。」

觀衆又笑了，賣藝者又繼續講下去：

「我跛八仙可不是生來就跛呀！十幾歲時也是跑得飛快的兩條腿，一天走上幾百里路算什麼……」

於是，觀衆又華然的失笑了。

「八仙在北平着實幹過事情呢！當過兵，做過生意，當過局長……還幹過消防隊，腿可就是幹消防時跌傷的。」

觀衆沒有了聲息，都沉寂的聽着賣藝者講，賣藝者索性不練了，繼續的講下去：

「有一次，北平的一條大街失火了，什麼街我跛八仙已經不記憶咧，反正那是一條極繁華的街。

那夜是秋天的一個夜裏，我迷糊的聽到了笛聲，鐘聲，同伴的喊聲，我被同伴扯着耳朵拉了起來，穿好了白衣服，我戴上那銅帽，大家都跟着救火車朝着火光跑，那次火可真利害，遠遠的就看着半天都紅了，而且有火星向外飛散着，我們的車到了那條街時，已經有兩輛救火車在那射水呢！我們看着火的利害，也向着火旺的地方射水，射着的地方滅了一會兒又着了起來。救火隊陸續的都到了，都儘力的射

着水，可是火頭太兇哪！無論怎樣也沒有澆低火勢，而且火祇是向北燒過去，因為那夜括着小南風，風吹着火，自然更兇啦！

水龍也不知道有多少條，都向火裏澆着水，可是總不發生一些効力，水澆上去好像火上澆着油，乖乖那才兇呢！在這沒有辦法的時候便需要扒房了。

「趕緊扒房呀！快些！」

扒房當然是我們的拿手戲，一個個都爬到離火不遠的一座樓房去，我爬上了三層樓，從換窗裏爬出來向樑上釘着釘，預備拉倒這座樓，可以隔斷了火勢，可是一不小心，他媽的可摔下來啦！至少也摔個半死，我祇知道我醒了時是在平民醫院的病床上。一個月以後我出院哪！我便變成了跛子，雖然消防隊還按月給我助金，但我有老娘，我有老婆，我還有孩子，助金不夠養活這些人，我就學武藝，這樣的賣藝。」

賣藝者說完了話，深深的吁了一口氣。

觀衆都誠默的聽着，忘記了他是賣藝的人，像是在聽故事。

「要知道，跛八仙不是原來就跛的；來！看八仙再練一套。」

觀衆被賣藝者的再練聲驚醒了，都慨嘆起來，都仔細的端詳着賣藝者的臉，賣藝者沒有作聲，又繼續的練起來。

海航

勞心

船是不停地走着，經過了洋人統治下的香港，經過了日本人勢力所及下的廈門，又再次地駛出大海來了。

颶風在深秋的季節里是可怕的样子，海在狂嘯着地顯現着十二分憤怒的樣子，波濤在忽起忽落播弄着。

——在這樣的一個狂浪的海上航行着的是這樣的一艘小船，在諸大的海底領域里是這樣地渺小。船身象一片輕忽的浮萍，讓那狂浪着的海，舉起了半天的又摔落。它也沒有抗拒這暴力，只是堅定了它自己的航綫，在波濤里衝開了一條路，深刻得在尾巴里拖上了一條深坑。

深夜里的海是更顯得渺茫的。遠處是看不見一點什麼東西，只是墨黑的天空和墨黑的海洋相互地擁抱着。天上沒有半點星光，月亮給重雲掩蔽着；給船上桅燈的光燭下去的波動着的海洋上，是千條金光

幸會

少殘

船駛進了港口，掉了個轉身，又叫了兩聲，停下來。我發愁，因為我只有一個人，很寂寞，這裏牠要停一個鐘頭，時間太不容易消磨了。多停兩三個鐘頭也好，我心里想著，縱然地方不熟，我身邊也沒有多的錢，但能夠上岸白相白相，也不錯。

恰好這時候，一個清脆的寧波口音從后面響到前面來：「各位貴客如果要上岸玩，可以請便嘍！」

「爲什麼？」有人問。

「我們略船因爲臨時略問題，要下午六點鐘才能夠起碇……」

「要下午六點鐘才能夠開嗎？」我問。

「對啊！」

算一算，現在不過十一點鐘，還有六七個鐘頭好就攔呢，就上了岸。

我孤獨地生活在都會里已經有不少的歲月——沒有親人，也缺少朋友，孤獨在我不算一回事了。我走上了這收回不久的租借地都市，一切都陌生，倒也不覺著什麼。路名有許多是外國字譯音的，有一些，則已經用國貨來代替了它們。一條一條地走著，我下意識地記了一些在腦子里。

走了多少路，我弄不清楚。走到了什麼地方，我也不曉得。要辨別方向，自然容易，只消看一看太陽底影子或方位就知道。可是要理著原路回去，我却沒有那本領。我到一家影戲院里看了一場影戲出來，肚子很餓，祇得喊了一部東洋車，叫牠拖我回碼頭。

在車上，我想，人生之事真是無常而難料；我今天會在這從前曾經借給人家作爲進攻我們的海軍根據地的秀麗的都市里停留幾個鐘頭，我先前自己是不會料到的，

影戲

萬條銀蛇的地可怕。波濤湧了起來，象一座山的壓了來，把船掀起了半天高，而後在船頭沈下的時候，爆發了一個天大的浪花，哇咧咧地又沈沒了下去。

船艙里是憂鬱蓋上了寂寞。粗鄙的野聲和軟弱的嘔吐交和着低沉的旅人的瞞不着的眼光在呆着地發亮。

強暴的海風用它的力在掀動着那鋪上去當蓋用的帆布，它發出了嘶叫。

我靜默地，象一個站在瞭望台上守夜的船員，站在甲板上，一聲不作地凝視着海，手托了下頰，斜倚在船欄上。不時的浪花瀑散到我的臉孔上來，我只輕輕地用手一抹。

沙——哇咧咧！

海浪不時的儘在騷擾我。我不禁有點給迷了，對於這狂浪的海，暴動的海。我是一個踏上了浮浪之途的年輕人脆弱的心，常常會受到生活的鞭笞，和環境的威脅而至害

的那家戲院底名字，恐怕不要到上海我就會把它忘掉的吧。我想，如果我將來成了一個英雄或偉人，那大概我今天的這一段行程又要使史家和傳記家們麻煩了，因為我是不記日記的。我想

望着××碼頭快到了，路旁有一家飯店，我叫停了車，跳下來，付了車資走進飯店里。不想在這兒更遇著難料的事；我碰見一個相識的人，從里面走出來。

「×先生嗎？」我說；「爲什麼在這裏？」

「阿，×先生？」他回答；「我從上海來，到北平去……」

「一向都在上海嗎？」

「不一定。」他轉問我：「你到哪裡去？」

「從你去的那兒來，到你去的那兒去。」

「多巧！」×先生說：「老天總是不許朋友們同留在一個地方！但這也罷了，爲什麼北平的定要往上海，上海的定要往北平呢？大家不走，不是一樣南一個北一個麼？」

我覺得我們底話很有風趣。然而這樣的話我們繼續不下去。再那樣說，那稚氣將觸痛我們底心。我們憑了自己底理想，自己底希望，自己底被好好地收拾了起來的熱情生活著，這裏無法生活時就跑向另外一個地方，原是依環境爲轉移，由不得自己的，對於任何的清閑和安逸，我們不敢希望，也不當存那種希望來煩惱自己——我們如能自由決擇我們底居留地呢？所以我馬上轉開了話頭：

「再到里面坐一會，談一談，好嗎？」

他取出表來，看了看：

「離開船的時間，只有半個鐘頭了。」他說。

「船在哪一個碼頭？」我問，想起即使知道了碼頭名稱還是不知道遠近，就改口：「離這裏遠嗎？」

怕，可是當我每次看見了這暴動的海的雄姿時，我是不由自主地壯起了那生命力，而使我更勇敢的生存下去，沒有覺得一點可怕和畏縮。狂暴的海——它的鼓動，我是值得感謝的。我要高歌，在歌頌那狂浪的海，禮讚那暴動的波濤。

船兒的軋軋的機聲也更鼓舞了我。它的勇氣也是使我更佩服的。雖然在這堅苦的渺茫的旅程上，它還是不折不屈的前進，憑着了它自己的自信力，把握着了它的信仰——它的正確的航綫，無論駛在什麼艱辛的旅程上，它也是一樣地在困苦當中衝開了一條路來，前進，邁進。狂暴是值得頌讚的，而船兒的猛進是更值得頌讚的。它的力量燃着了我的生命之火，使我憑藉了自已的自信力，把握着了一條正確的航綫，在困苦當中衝開了一條路來，前進，邁進。

雖然還是在深夜，四周都寂寞得怕人，可是狂暴的海底波濤，和船兒的軋軋的機聲，鼓舞了我，使

「不遠，只有幾步路。」

「那麼坐幾分鐘總不致誤事？」

「好的！」

我們到飯店里坐下來。我要了我要吃的東西，問他：「喝一點酒好嗎？」

「不，」他說：「酒將攪亂我們平靜的心境，而且我沒有時間奉陪。」他又取錶看了看：「唉，離開船只有二十四分鐘了！」

我們都覺得時間太可貴。我們已經有三年多不曾見過面，見面機會是這樣難得，所以，X先生雖是要提防著船會開掉，也跟著我走向飯店里來。但他一時沒有話說，我也想不出說的。要說的話太多，說不勝說，就覺得都沒有說底必要——一切都用不著說，我們都是有眼睛看，有耳朵聽，有腦子想的人……各人心里一切都應當有個數。

X先生把錶放到桌子上，不轉眼地望著那慢慢移動著的長針。察察，察察……的聲音，清晰地響進我們耳里。

「要是時間充分一點啊！」X先生說。

「……」我望著他。

X先生眼光很散亂，大概，這時，錶針指著什麼地方，他也看不分明了。

「在上海，我看見了許多奇怪的事……」

「在北方你也會一樣看到的。」我說。

「唔……」

「如今的人，太聰明，什麼都看得透，一點也不固執，像演戲一樣，一會這樣，一會又那樣，來得真便當……」

「唔，」他突然說：「我要走了，沒有時間了。」隨即取了錶，立刻起身，另一隻手把帽從壁間摘下來。

我覺得象處在一個在狂暴的人羣底下衝出一條路來的場面，我是高歌，我是狂嘯，我是把握着正確的航綫，向前衝。

「感謝啊，我不會忘記了你們的鼓勵！」

X X

深夜的時候，慢慢地扒着，象一條在泥土中鑽動着的蚯蚓虫。當我們一閉了眼睛之後，蚯蚓虫已經不見了。於是東方的邊緣湧出了紅光，雞送去了那可怕的黑暗，給換來了朝氣蓬勃的早晨。

甯波茶房首先醒來了，搖動着他的胖壯的身軀，擦擦眼睛便走到水桶旁邊，開了鎖頭，掬水洗臉去了。他象忘記海航的困苦的海洋上生活地刻板的做他的一天的事了。爲了吃飯，一班賣牛奶，咖啡，土司的廣東朋友們也起來張開了他們的攤子。統統的旅客都揉揉眼睛的爬起來。接着便是一陣的忙亂，尋毛巾咧，尋牙擦咧，尋臉盆咧，尋水盅咧，諸如此類諸如此類的忙成

「好的。」我說：也立起身。

把X先生送出飯店門，我注意到港里船舶底汽笛聲。那些聲音是那麽悲壯，那麽淒厲，使我望著漸漸遠去的X先生底背影，生出說不出的難過的感覺。我覺得，我們今回的會見髮髯是夢。我覺得，X先生祇是一個並不實在的陰影，因爲他並沒有爲他自己而存在。而我自己呢？……我第一次感到孤獨。

湖上散記 (續)

三，

王春翠

我們出了文瀾閣，沿湖向西，到廣化寺灣一灣。廣化寺是一座富有故實的寺院。我們並不注意那些故實，只因在那兒住過一些時，小院子曾築過埋兔的小塚，走過寺門，總有些留戀。寺裏的拐脚方丈還是那麽個老樣子，一拐一拐地出來和我們招呼，沿湖一帶，相別經年，人物都非；看見了他，也不覺感慨係之。陸放翁自川歸杭，朝野上下，無一舊人，只有賣卜洞微山人無恙，話舊不覺愴然。人世間的滄桑，古今一概，本亦「愴然」也是多餘的。廣化寺以西，一步一古蹟，一步一名勝；名勝古蹟，我們一律當作謠言看待，不大理會。這回和馬君同來，却不能不往謠言堆裏走。從蘇小小墓，武松疑塚，秋女士墓到岳王墳，我們彷彿負着傳播謠言的使命，把那些古老的話頭一一對馬君說了。武松疑塚最可笑，顛倒時序事實，爲什麼會埋骨湖邊，簡直無從說起。丁以爲岳王廟裏的精忠柏和四鉄像也一樣荒唐，不能細細根究。秋女士活的時候倒霉，被人捧場捧上了斷頭台。蘇小小則死後倒霉，天天由那些酸溜溜臭才子在湖邊放屁——她活的時候，誰敢輕易酸她一句？我們一面介紹一面批評，倒成了湖上辨謠記了。岳王廟的重建，據說岳王在楊善德將軍的太太面前托夢，非改正廟向，鎮不住秦檜出世。楊將軍發下善願募款重建了，可是岳廟已經建築得十分堂皇，秦檜還是照舊出世；不知那是西湖風水

了一大片。

甲板上變得異常地混亂了。我
只得爬上尾輪的樓上，在那里窺視
着那早晨的海。

還是一個渺茫的海。狂曠着的
海風，暴動着的波濤，給太陽光加
上了熱力，只更顯得雄壯。天和海
都變得蓬勃了，一股新的熱力在引
誘著人的前進，在鼓勵著人的勇氣
，在增強著人的生命力。遠邊可以
睚矚的地方，雖然還沒有山的邊緣
，可是我們已可分別得天和海——
靜的是天，動的是海。

船還是不停地走着，把握了正
確的航綫，堅定了那準確的舵把，
沉毅地在水上衝開一條路來，還留
下了一條深刻的深坑拖在尾巴。

「甯波口過了，傍晚可以進吳
淞口了。」

茶房們的談話，鑽進了我的耳
朵。該是快樂咧，還是悲愁？過了
今天，便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以
後便要寄生在這陌生的城市中。雖
然有點渺茫，象沒有邊緣可以睡關

不好，還是中國的風水不好？

船向後湖緩行，水的荷葉如盤子那麼大，零零落落地浮着；孤山的影子影在湖裏，陰沉沉的；孤山北首樹木很多，傍晚時候得更深沉暗黑；在這暗黑的圈子裏，我們看見了詩人蘇曼殊的墓表。蘇曼殊詩：「白水青山未盡思，人間天上兩霏微；輕風細雨紅泥寺，不見僧歸見燕歸。」這是我們那時的情懷，看燕子掠過西冷橋，真是「似曾相識」的呢！孤山北邊從前很少行人，一條小路，細草叢生，我們時常在那兒緩步。現在小路變成廣衢，長橋從湖心通過，行人也多起來了。船在孤山停靠一下，吃一碗謠言式的西湖藕粉；掌茶的再三宣傳龍井茶的價廉物美，那也是謠言惑眾，一笑置之。孤山的梅子已經過時，滿山只有蒼老的梅枝，深綠的梅葉，丁和馬君看一看謠言裏應有的「鶴塚」也就下船來。

湖上的船，備有布的涼篷；天晴雨收，涼篷總是捲了起來。這時，船是靜定地前進，風，湖波，船身，合奏極諧和的調子；我們的身心也就寧靜下來，入「禪定」的境界。這時候，最好大家瞑目不語，聽槳聲一下一下地拍着。天暗下來了，槳聲更清晰了，隔岸的燈光一星星亮起來了。船一靠岸，那和諧進行曲突然中斷了！

四、

第二天游湖，我們雇了兩隻船。我們和馬君坐一隻，我的弟弟那一羣老幼大小另坐一隻。在湖上搖船，真是有趣的勾當；我們在湖中比賽起來，一人一槳，只要用力一划，船就很快地前駛，邊笑邊搖，彷彿全不吃力似的。我在快樂中，忽然想到一條叫飯的活路來。我說：「在沒路走的時候，從前我只想做娘姨去；你看，划船不是比做娘姨更有趣嗎？」丁說：「我到湖上來划船，我的船專載十五六歲至二十五六歲之間的美人，分文不取，奉送香茶。」我說：「我的船也專載十五六歲至二十五六歲的美男人，船資隨送，香茶小賬另加，看不是一塊錢吃一壺茶還帶二角小賬。」丁說：「除非胡蝶，徐來來划差不多，還要當心船上決鬥，先要學一套阮小二阮小老的本領！」正在議論着，船已靠三潭印月的邊上。我自己把臉龐在湖水裏一照，

的大海洋一樣地渺茫，可是到底也是一個新的生命的嘗試。海航的生活是死的，是單調得乏味的，是孤寂得沒有生命的，我該離開了這可怕的海航的生活……不過，（苟安的心理夾纏着我。）以後的日子太渺茫了，說不定一脫離了這海航的生活，便會挨餓。我有點惘然：該是快樂咧，還是悲愁？

沙——哇咧咧！

海的聲音還是狂嘯着，海風還在逞威，波濤還是山樣的擁了來；船兒還是軌軌的埋頭前進着。一切的一切都在鼓舞了我，燃燒了我的生命之火：不要退縮！

「朋友，放點勇氣吧！浮浪者並不是囚徒一樣地可怕。雖然生活的鞭笞會使一個人的額上增加皺紋，可是生活是得迎戰的，不可退縮！努力的朋友，大踏步地把握著絲綫走吧！」

朋友治的一番臨別的話，在我的腦海中象一根長茅似的刺着，毀了我的苟安的心理。我蓬勃地挺起

覺得划船過活並不是活路，要當心喝西北風。

三潭印月自來就那麼單調，彷彿例行公事，非辦不可，也就曲曲折折走了一趟。潭中船戶正在採蓴菜，我想起那碗蓴菜湯，也頗有點頭痛。蓴菜顏色嫩綠，吃還不如看的好。三潭印月上有一塊乾隆的御碑，已經夠噁心了；再加上唐聖人的對聯，吳政客的題詞，真是，「四美具呢！風雅大概是一種傳染病，有那位昏蛋皇帝的御碑，就有那麼許多雅人的題壁。三潭印月這麼一個小去處，至少有一二千行題壁的「腳跡」，可謂風雅之至。三潭印月，只有八月十五那天晚上有點味兒；也必待午夜過後，遊船都散，把船亭在湖上，看看天上的月光，看看水底的月光，船在光中行，人在光中住，靜穆得有趣。

從三潭印月南行，船往雷峯廢墟那兒走。先在月下老人祠上岸，月下老人大概是愛管閑事的老前輩，他替普天下男女惹出多少是非。祠邊的籤語是頗有名的，我們每人所得籤語，都可以有多方面的解釋。籤語印得講究，四銅子一張。世間有情人總想成爲眷屬，其實花不長好，月不長圓，才是人生真味。兼好法師說：「人生能夠常住不滅，恐世間將更無趣味。人世無常，倒正是很好的事罷。」又說：「濡染霜露，彷徨道塗，父母之訓誡，世人之譏評，悉不暇聽聞，儘自胡思亂想，然而終於仍自獨宿，夜不成寐，如此生涯，至有風趣。」只怕祈禱着情男女，懂得不得這風趣。離月下老人祠不遠，便是淨慈寺，寺中有有名的謠言井，所謂古木井。那兒還有謠言床，所謂濟公床。濟公是和尙中懂得世情的，誰知他的靈魂使讓酒肉和尙拿去出賣。我初杭州那幾年，走到湖邊，便看見雷峯塔；雷峯塔倒得好，也少了一處謠言。我覺得留在記憶中的雷峯夕照，比真的雷峯夕照美麗得多；假如廢登的雷峯塔真的造成，你看多麼醜惡！

依例搖船往劉莊走一走，劉莊已經不知經過多次變動了。這次總算多了一些偉人的輓聯和石壙中塞進一具真的棺材。劉莊主人生前自營墓塚，替九個小妾也結下生壙；誰知黃鶯兒早飛上別的樹枝，此地空餘爛泥堆而已！越是有錢的人，對於人事，越是執着，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了胸，我睜大了眼睛，我緊把攪著那引導著正確的航綫的舵把，我天真地等待那生活的鞭笞。

「吳淞口到了。」

有人在喊。天是下着毛毛雨，船已勝利地走進了內河了。海風也不叫，波濤也不再狂嘯了，靜靜地，靜靜地。

於是我走下來，蹬進了艙里。

旅客們都快樂地在整頓行李了。自然，我也不能例外。當我睜見了和平女神時，我在日記冊上記下了這樣的一句：

「海航是告一段落了。還有那比海航更可怕的生活隱在後面。」

蚊子

李 儵

蚊子又非常猖獗了！

我是個並非肚量寬宏的人，所以着實切齒痛恨，很多次用最黑最黑的咒語咒罵蚊子永遠入地獄！也很多次因為一個蚊子叮了一口，走了，我却自己打自己，在臉上或身

咳

江天蕪

天沒有亮，我就醒了。躺在床上，天南地北的亂想，突然，昨夜那可怕的一幕悲劇，在腦子裏映現出來。我幾乎要失聲的叫，可是，門外看守的脚步聲響了。我使用被蒙着頭，怕看見什麼，聽到什麼一樣。

隔壁房間裏，連續不斷的有個人在咳着，咳得十分苦惱的，那種咳，聽來使人的心都會發抖的。那個咳的人低聲的說：

「早些死不好麼？硬活受罪！」

「別這麼說呵！」另外有個人這樣安慰他。

「你看我這麼活着不難受麼？」

「誰也難受的。」

那咳的人又是氣喘喘的咳了。看守在老遠的地方高聲罵着：「誰說話，想吃生活了罷。」隔壁說話的聲音沒有了，只聽一陣咳聲響，冷冷靜靜，再聽不到其他什麼聲音了。

在隔壁這個乾咳的人，他的番號是九六，還不滿二十歲的一個青年，他在牢獄裏已經兩年了，如今，據醫官說，他得了肺病，到了第三期了。照理到了第三期肺病的人是應該調到病監去的，可是，病監里住滿人，只得把他留在監房里，幾乎他是每天請求醫官調病監的，都沒有結果，然而，他每次在醫官不肯答應他的要求時，他便說：

「就讓我死在這裡也好！」

醫官知道九六番發了氣，他便像安慰他似的說：「你住到病監去更不會好呵！」

九六番雖說年青，他倒很懂得人情世故似的，人十分機靈，說話也很流利。他為了一種政治嫌疑，判了十五年官司，這並沒有什麼可怪，因為他確是個不安分的青年，他在開北一個大

上什麼地方重重的打了一個巴掌；走了，只是蚊子的運氣，我的本意是想打死牠的。曾經叮過我的蚊子只是少數，然而我是仇恨着蚊子這一族的全部，甚至連野外飛棲着的，據說絕不叮人的大水蚊子，我也不能放過牠；見面，力之所及，我總是努力弄死牠們。這樣，顯然是遷怒了，遷怒是不好的，可是我不是君子已經是鑄定的事實了，過去的事，毫不懊悔，現在是這麼着

，將來，我還是要因為少數的蚊子叮我而遷怒到蚊子全部，我還是一邊努力弄死牠們，一邊呢阻牠們這一族永不超生！

蚊子在叮人之前或叮人之後慣會嗚嗚作响，這證明牠們是明鎗黨，頗有點英雄氣概。戴歌載舞，搖頭擺尾，又有點像才子名士，但這些都不定使我解除夙怨，吸人之血而嗚嗚然自鳴得意，顯示牠的威風，賣弄牠的才情，更增加人的憤怒，吸人之血，僅是可惡而已，吸人血而又嗚嗚然，實在是可惡而又可

書局裏做印刷工人，老和工頭們撒扭，每達到什麼紀念日，他總是搶先着去開會，說話去，去遊行，去……

這樣的一個青年，既不安分做工，又專門好鬧事，吃官司還有什麼話說。

他吃官司，這是命里决定了似的，但是，他却不知道自己是為了什麼事，據說是政治嫌疑，老天爺呵！他實在不懂什麼叫政治嫌疑犯，但他要受罪十五年，這是一等有期徒刑的官司了。

昨夜就是他，他是咳得多麼利害，連續不斷的咳，足足咳上兩個鐘頭了。

大家爲了他的咳，沒有人睡得着，個個人都痛苦的躺在床上。睜着眼睛釘着牆壁上，天花板上。那咳聲便一聲聲的打在這些囚犯們的心里來。我們簡直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同房的一個伙伴，憤憤然說道：

「這是爲了什麼，爲了什麼呵！我們的精神上受了多大痛苦呵！」

另外一個伙伴耐心的說道：

「這有什麼，忍耐着罷！」

「忍耐，永遠忍耐，忍耐到……」

「不耐耐又能夠怎樣？」我插着嘴說。

果然，我們能仔細一想，不耐耐又能夠幹什麼呢？大家都沉默着在深思了。隔壁的九六番還是咳。我們似乎看到他的面孔一樣，他的臉已經浮腫，一點血色也沒有，他靠着牆坐着，氣喘得使他睡不下去，他幾乎是用了所有的力量咳着，痰像牛皮膠一般的黏在喉嚨里，老是吐不出，於是，咳着咳着，不斷的咳着了。

我不敢再想下去，我覺得這九六番簡直變成骷髏的了。他是和死很接近，那麼，我自己呢？這一想來就會不寒而慄的。

隔壁九六番開始說話了：

惡，可稱可惡之至！

曾經有些人寫過討蚊檄等類的文章，大約那些人也和我差不離，是肚量並不寬宏的人。可惜文章僅是文章，討蚊檄寫了，已然是大張撻伐，蚊子却依然是嗚嗚然的一直得意到現在，也許是寫討蚊檄的人並非一代文宗，故不能如祭鱸魚文般當場靈驗，登現奇蹟。

據說世界上有許多有大力力的人，能移山倒海，能佈天羅地網，能X，能Y，能的玩意兒多着，這都有書爲證，不知他們爲什麼偏不把蚊子一族滅絕了，或者把蚊子一個個關起來，如法海鎮壓白蛇，許真君鎮壓孽龍一樣，我是久矣夫要扶個有法力的人，把這心願虔誠地拜託一下，可是這些年來，有法力的人，一個也沒有遇着，只好年年吃蚊子的虧，年年咀咒蚊子而已。

二十四孝圖說中畫着志蚊飽吮的孝子，赤着膊，讓無數的蚊子任意叮，絕對不起走一個或撲死一個，我看了十分感動，去年和母親夏

咳

「我已咳出血來了，腥氣，唉！先生你拿點水給我呵！」他最後一句話是對看守說的。老遠，弄堂的那一端皮鞋聲響了，接着就有一種粗暴的聲音問着：

「誰叫？」

「是九六番啦！」

「你幹什麼？怪聲怪氣的，吵得大家都不要睡麼？」

「先生！我咳出許多血，請你……」

「誰叫你咳的呵！」

「請你……」

「明天再說罷！」

「我不是，你給我一杯……」

「明天，我就要交班。」看守已經走近了我隔壁的房門口了。

「我……」

「再說要吃生活！」

看守走了，九六番像不能再說話，過了一會，他又咳起來了。

我想着九六番無非是討一杯水喝罷。突然，睡在我房邊的那個伙伴，低聲的哭了。我驚駭的問：

「爲了什麼呵！」

他沒有回答我什麼，他哭着，莫名其妙的哭着。

在半夜里，我朦朧的睡着，隔壁的咳聲，隱隱約約中也聽不見了。

我已經睡着了。在夢中，這伙伴憑空的抓着我的手，高聲說：「我們走罷，我們走罷，這裏是地獄，到天堂去，我們去……」

我驚醒了。我看着我伙伴的眼睛正像兩隻火珠似的，閃閃的發光，他非常有力的抓着我，顯

夜坐在院中談天，蚊子太多了，我燃着鄉中土產的烟蓬，把一院的蚊子全趕走了。我不獨未赤着膊叫本來要去叮母親蚊子走來叮我，反把蚊子全趕了出去，現在想起來直太不孝了！只怪看二十四孝圖說太遲一點。今年極思補過，而又不生在母親身邊，赤了膊還是不相干，奈何！

五月十八日寫于長樂

阿芙蓉的故事

桀 人

據說：阿芙蓉是某國的一個絕世美人。其鄰國國王因垂涎她的美，不惜動干戈，以必得之。某國原是一個弱小的國家，論實力，不用說是非其鄰國敵乎，因不得不將阿芙蓉當作禮物的獻出去，以求息事。還在國王是覺到很痛心的。

然他是神經錯亂了，也許他瘋了，我當時想按住他，但是，這是不可能的。

他拉着我一道去打門，嘴裏老說：「到天堂去！」

看守們成羣的來了，開了門把他抓去了。他笑着，大聲的笑着。

我似乎遠遠的聽他在叫着：「到天堂去！」

那時，我聽着隔壁九六番的乾咳，我的心像油熬着一樣難過，我想：我總也要瘋的！

談談夏屋

陳子展

秦風權輿一詩裏面的「夏屋」二字，古人的解釋，據我所知道而且能夠記憶的，有三說。毛傳，夏大也；鄭箋，屋，具也；「大具」為一說。從王肅到陳奐，以「夏屋」為「大屋」，可作為第二說。在陳啓源毛詩稽古編：「或云，夏屋即食俎，猶閟宮詩云大房也，亦可通。」可作為第三說。但這位陳先生自己是相信鄭箋的。

拙譯權輿一詩，於「夏屋」三說，無法兼收並蓄，只採用毛詩學大師陳奐詩毛氏傳疏之說，纔譯作「大房子」的。

「大房」先生「把夏屋譯作大碗之類的食具」，好像是從「食俎」「大房」之說而來，據他自己說，又好像是從辭源解作「大俎」之說而來。其實，「大俎」「大屋」，「大具」三說，誰錯誤誰不錯誤，這是古人的事，原來不和我們相干。便是「大俎」先生相信「大俎」之說，把「大屋」之說的「錯誤」寫在我的帳上，我也承認，只怪我不該譯詩，譯詩又只能採用古人一說，而且採用的恰恰是「大屋」一說。

可是「大俎」是不是可以譯作「大碗」呢？「大房」先生似乎沒有考慮過，就很高興的釋出了。我不會武斷「大俎」一說是「錯誤」，因為「亦可通」，正像「大具」「大屋」之說都可通一樣，雖說我採用的只是「大屋」一說，取其不待展轉解釋。惟有「大碗」之說，我覺得真正

阿芙蓉雖然不願意，但是她想到全國的生靈，將因她的拒絕而遭劫，也就慨然允諾了。而她雖然身在吳國，却不會把她的祖國忘了，她無日不在思念她的祖國，並且謀如何以報答她的祖國，洗雪這個恥辱。她是一個很有愛國思想的人啦！

不久，阿芙蓉忽然病了，而且因此不起，她的報答祖國，和洗雪恥辱的大願，也終未實現，從此資恨泉下。

那個國王是很疼愛阿芙蓉的，自她逝世後，如失了魂似的，癡癡癡，終日流連在她的墓畔，置國事于不問了。

一天，那國王忽在她的墓前，發見一支開着美麗花朵的草，國王因思念她，把在她墓前開着的花，當作是她的化身，每日必捧着牠，十分親暱的把牠嗅聞一會。這花朵却很奇怪，具有一種不可說的魔力，使國王每天去嗅牠，變成非天天嗅牠不可了。

可以大家來「磋商」一下，無奈沒有「貢獻一個小意見」的餘暇，並不是因為這個「渺小」，「或是明日黃花」，固然我們不妨承認永記檀弓上說的「見若覆夏屋者也」，這「夏屋」是講的食具，但依然只能說是「大俎」何況於權輿裏的「夏屋」箋作「大具」的鄭氏，却於這裏把「夏屋」注作「今之門廡也，其形卑廣而卑」此一「大俎」之說又成爲問題了。至于說魯頌闕宮「籩豆大房」的「大房」也是食具，我們更不妨承認。何況毛公於「夏屋」只云夏，大也；於屋字闕疑；獨於這裏「大房」說是一「半體之俎」，可見得他的這一解釋很有把握。倘若你要問「半體之俎」是不是碗？或者問「大房」是不是「大碗」？毛公死之久矣，無可對證；問我，我就未便斷定牠是「大碗」類的食具，或者含糊一點說，「總之是大的食具一類的東西」。可惜壽縣銅器羣（經現代考古學家確定爲戰國末年楚國之銅器）裏的銅俎已經出洋，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去了。要是不的話，然我想「民先生爲了要看俎是什麼樣子，像不像碗，總會找個機會去看看牠的罷」。

倘若「民先生還是固執「大俎」（其實他說的是大碗）一說，自然各尊所聞，各持所見，悉聽尊便，雖說我不會打算「貢獻一個小意見」，還是希望他拿鄭箋「大具」一說來作證。記得從孔疏，以至陳啓源的稽古編，都以爲鄭箋「大具」是說「禮物大具」，「禮食大具」，「始則大具，終則無餘」，都不會把「大具」當做一種實在的東西。其實此處箋文正可如此斷句：「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我想「大具」就是「大棋」。禮記明堂位說：「俎，有虞氏以梘，夏后氏以斝，殷以根，周以房俎。」那末，「大棋」即殷之「大俎」；「大房」即周之「大俎」。可是不能望文生義，從房屋意義相連的關係，夏可訓大的關係，就說「夏屋與大房是一意的」，雖不必算是「錯誤」，也只能說是「偶合」。「巧中」，並不是由可靠的方法，找得可靠的證據而來的，然而已有古人說過，我就不把這筆帳寫在今人身上。只是我得鄭重聲明幾句，我說鄭箋「大具」就是「大棋」是我因「民先生把「夏屋」解作「大碗」，「不能算十分順妥」，所以再從「大俎」之說繙釋出來的。倘若古人未有此說，而我說的「錯

那時，國王還下令，叫全國都種這種草，名牠為「阿芙蓉」，以紀念他已死去的愛人。於是，凡是他國家裏的人民，都種着阿芙蓉，而人人都被牠的迷力所吸引，非每天去嗅牠不可。

就這樣，他國家的民性，却漸漸的變得很萎靡起來，沒有多少年，竟為其素所輕視的鄰國所敗。這弱小的某國，也就洗雪了這個失美人的恥辱。原來這草便是阿芙蓉所愛，她使他們每個人都被牠迷醉，漸漸失去他們的能力，遂了她報答祖國，洗雪恥辱的夙願。一直到現在，這東西還為許多人愛好，並且變本加厲，不用嗅，用吸了。忘記這是會使一個國家淪亡的！

這種事，到底有沒有，雖然不能信，然而我們不妨胡亂信之，難道我們不信牠確能使人漸漸的喪失他的本能嗎？不是正有人在利用着牠，使每人都消沉，失去他的本能。想到這裏，令人不禁不寒而慄起來。

誤」，這個責任由我負擔；如果古人已有此說，我只算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這個對不對，是另一問面；至于其說之「錯誤」不「錯誤」，似可仍由古人負責任，我未便担過，正如我未掠便美一樣。其實，我的這個意思，早就在詩經語譯序裏透露出來了。

末了，我得感謝厂民先生誠意的和我「磋商」，只因我現在情緒非常惡劣，不耐麻煩，流露于字裏行間，請勿見怪。我識定厂民先生是認真研究學問的人，儘管意見不同，我當然有個答覆。倘若含有某種意味，本來不在研究學問，存心和我搗亂，不值明眼人一笑，我也懶得理會他們了。

暑假短期預定

從第八期

至

第十三期

大洋五角

本刊為便利各學校學生，
假期中購閱起見，特訂短
期預定辦法。自第八期至
第十三期止，共六期，特
價大洋五角，郵票在內。

狗

馬 蜂

說完這話，便狠狠地吸了吸兩筒鼻涕跑了。

警察和地保們從西邊走了來：手里拿着那長腿鐵鉗子，該知道這是捉狗用的；後邊跟着的好幾輛裝狗用的籠車。車里邊已裝了好多隻：黃的，黑的，花的……。

不知怎的在叫着，怪惹人注目的；象知道坐着這路車不是好事般。

車里——汪，汪，汪……地叫着，傳到老遠去。

這裏，我們主人公阿毛卻把這事想錯了，他以為是最喜歡的事兒——狗打架了，呢。不是一些狗咬的聲音嗎！急忙地跑了出來，喝着紅高粱飯都沒放得下。端着碗走了過去，看。

看過後，不安的網罩住他的小小心靈了。讀者一定納悶，筆者該先說明一下，阿毛還有隻狗呢。這狗在旁人看來，自然沒什麼；在阿毛可不這樣！他沒有什麼可以玩得來的夥伴，不是人家嫌他髒，不屑于跟他玩。就是玩來也不見得怎樣痛快

這怪糟心的，一定是……。心里是更加重地在志志着，那鐵傢伙鉗住狗脖子真夠瞧的呵，想到自己的狗，這比什麼了他自個還難受。

「得這樣說，阿毛只有他媽媽疼愛他，但是媽媽總是綑着臉，歡喜的時候少，而且有時還打他，罵他呢！可以這樣說，阿毛唯一的能為他歡喜的夥伴，不是旁的呢。再說，他由了不安，想起鼻涕筒張大前天說給他的話：——

「老毛，喂，你這可不能再和俺的狗賽了！」

「放屁！誰說俺的狗不能，來，咱……」

「放屁，你說，你家里買得起牌子嗎……？」

「可真這樣。」阿毛摸了摸禿頭說：「買啥吊牌子？這是啥吊事！」

「喝……，你知不知道嗎！狗得拿捐呢！不拿捐就帶到官里去！」

「官家要這樣幹麼？吃狗肉嗎？拿捐就是買牌嗎？」

「吊，誰知道這些，反正俺爸爸給俺買了！」

他趕快地走回家去，慌里慌張地。狗

叫的聲音，在空氣里盪漾過來，怪難受的，更似乎是專釘在阿毛耳朵上。狗聽到阿毛的脚步很警機地走向他來：用鼻子亂嗅着他；尾巴擺的那般帶勁，一下一下地打到他的身上，像有心這樣做，使得阿毛說不上怎樣好來。他望望這里，看看那裏；是為狗找個躲藏的地方。末後，是把狗攔置在筐子里了。似乎又以為不大合適，想另找個地方？門外邊——

「汪，汪，汪，汪」

狗的叫聲里夾着了這話：「他這里買不起……」

接着拍門的聲響。他不能再找地方

「誰！」

阿毛的禿瘡頭伸出了。

「饑饉，你買了牌沒有？」

「俺沒有狗呵！幹……」

手攔着門。臉色一陣一陣地變化。

「放屁，昏蛋東西，我不是不知道你

們有，還裝孫呢！」

這當節，許是狗在筐子里不舒服，更聽到門口的狗咬聲，耐不起了叫了起來：

汪，汪，汪，汪。

這真使阿毛左右地難爲情起來，這該怎樣！一巴掌落到禿瘡頭上了。

「叫喚的是麼！昏帳王八蛋，媽……」

在地保被指揮，要拿那鉄玩意去弄那

叫喚的時節，阿毛心頭是給什麼咬了一口

，一種力量使動了他——忙上去攔地保。

給一推，後退了好幾步，虧是騰接住了。

地保夾着狗脖子，狗是拚命地掙扎，

痛叫着；沒么用處，和那些餓癩了肚皮的

狗放在一塊了。阿毛底心是丟到油煎的鍋

里了。

上。

「媽勒格×的，你要狗幹麼用！」

跟着是那勝利的笑。這一行人又往東

走去了。

地保說的這話，我知道——阿毛可答不

出來。阿毛的心是給他的夥伴帶走了。

阿毛坐在門口石頭上，呆瞪着眼，還

噙着淚珠。

「幹麼啦、毛子？」

阿毛沒答聲，掛打着那憐臉。媽媽攆

着他到屋里去了。

「打仗來？跟誰！」

還沒則聲，只搖了搖那禿頭。

「什麼事呵，你說話不好嗎！這個不

悶殺人麼！」

「巡警把咱那狗弄去了！噫，還踢了

我一腳呢！」

說着說着的，淚便淌下來了。

「喲，他媽勒格×的，把俺孩子的腿

踢到兩下里去了！」

媽媽摸扶着他的腿說。這使阿毛頭怪

不是個滋味的，更加力地哼了一下——

「——，我要我那狗呢！」

「人家弄走了，你要，我能怎末着呢

！別哭了，起來我得縫那個——」

沒等媽媽說完，便又哭嚷着打斷了

話。

「噫，噫！我不管，我得要……」

「別哭了，給你這個仔玩去吧！毛子

，狗憐人的要命，等再上王太太家去的時

候，給你要個花貓來。，咪……」

「那個幹麼使，我非要我……」

哭嚷着，把剛遞到他手里的銅元，丟

到地上了。

這真使他媽媽耐不住了——

「媽勒格×的，坐着轎子哼哼不識抬

舉！」

接着，一巴掌落到脊梁上。

阿毛更高，更加勁的哭了起來。

「噫，我還是要……」

怕是再捱到巴掌，噙噙着走出去了。

近正午了。幾家公廠里的汽笛響了。

阿毛走到天神街的時候，碰到一夥子下課

回家的孩子，他瞧着他們，心頭是在盤扭

的，他王老惦念着：夥伴怎樣了呢！

「喂，小毛，你那狗叫巡警弄去了嗎

？鼻涕筒剛纔說呢！」

這個孩子還拍了阿毛一下子。一看，這個常在一起玩孫狗子；沒理會——人家心頭怪整紐的呢！一轉頭便走開了。

走了不遠，碰到張鼻涕筒，和他那買了牌子的狗。鼻涕筒見了阿毛就笑開了，鼻涕上來下去地抽吸着。

哈，哈，哈，小仔，你那狗可不能再跟咱賽了波，讓巡警——喝喝……象唱起來了。

「吊，干你啥事，瞧你吧，鼻涕又過河了！」（註）

「喝……，看你自己這禿吊吧！你又不負氣嗎？咱再比比，老黃！」
那老黃聽到主人的喚聲，很靈敏地振起了精神，擺着尾巴，聞聞鼻涕筒這里，那那里，頂使阿毛看不順眼的，是老黃脖子上的牌子。阿毛心頭給這些一動，着急了——烏，這是麼！一脚踢去了。

「嘞……」
「禿吊，王八羔子，看到老子的狗生氣嗎？嚇……你買……」

兩人抓起來，撕打在一起了，一同倒在地：翻過來，轉回去地打，滾……
圍上了許多孩子，看熱鬧。

註：即鼻涕筒下來要到嘴裏去的意思。

狗

編者 作者 讀者

一、

本刊一向分五部分：第一部分，（評論）批評當前文化上學術上種種問題，刺激大家對於這些問題去致量去解答。第二部分，（學術論文）幾篇硬性的長篇學術論文，無論是做的或譯的，要介紹讀者以正確的知識。第三部分，（隨筆）大都是生活記錄現實解剖，所選不但要有切實的內容，還要有美的形式。第四部分（讀書記和寫作術）於語文技術注意及賞鑒能力。第五部分，（文藝）長篇小說，短篇技小說，漫畫，木刻等等。自第八期起，應讀者要求，每期出一特輯；對於當前重要問題，一一聚集材料，引起大家討論。

二、

三、

本刊第七期碰了三個不巧，脫了三天期；因為這樣，第八期也非脫期三天不可。大概第九期可趕到原定日期出版，請讀者原諒。

四、

本刊本期於六月十九日送審查，六月二十六日奉到審查一證。無可奈何，自第九期始改逢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修辭百話

陳思

六

：有一類蘊藉表情法，雖

然把情感本身照原樣寫出卻，把所感的對象隱藏過去，另外拿一種事物來做象徵。這類方法，三百篇裏頭很少！因為三百篇的原則多半是借一件事物起興，跟着便拍歸本旨；像那種打燈謎似的象徵法，那時代的詩人不大用他。但作詩的人雖然如此，後來讀詩的人卻不同了。試打開左傳一看，當時凡有宴會都要賦詩；賦詩的人在三百篇裏頭隨意挑選一篇借來表示自己當時所感。同一篇詩，某甲，借來表這種感想，某乙也可以借來表那種感想。拿我們今日眼光看去，很有些莫名其妙。所以我說：三百篇的作家沒有象徵派，然而三百

寫作

第八，「花非花」解

馬二先生

白居易花非花

「花非花，霧非霧；

夜半來，天明去；

來如春夢不多時，

去似朝雲無覓處。」

白居易這首詞，黃自先生曾經譜成一歌，編在初中音樂教科書第一集裏，不久以前有人在某小學教唱歌，用這歌曲作教材，學生們來請他解釋詞意，他可怔住了。後來，他又請教他自己的音樂教師，那教師也呆住了。輾轉地有人拿這歌詞來問我，我自信我的解釋還中肯，但我知道那問我的人不曾十分懂得，他不懂詩為什麼可以那樣地講解。

周作人先生曾經說過：「一位法國詩人，他所作的詩都很難懂，按他的意見，讀詩是和兒童猜謎差不多，當然不能全懂，只能了解十分之三四，再由十分之三四加以推廣補充，得到彷彿創作的愉快。以後了解的愈多，所得的愉快也愈多。」中國新文學源流（語言文字本來是完全的曖昧的東西，到底不能表出自己深邃的思想和複雜的感情。頹廢派詩人如默退林克（*Stearlink*）麥拉爾梅（*Stephan Mallarme*）都極力主張語言的暗示力；不是用語言來表現，而是用語言來暗示。我們讀花非花，首先要明白這點點粗淺的道理。

屬於象徵派的詩，要把詩人本意明確地說出來，那當然不可能；詩人並一定要我們去找明確的本意，我們所找得的也不一定是詩人的本意。卽如這首花非花，依初期詞題材，說牠屬於男女相思項下，大致不會錯的。說這詞是說一種相思惘惘的情緒，那我們便可以了解全詞的本意了。但一定要說是男女相思，也是鑿孔栽鬚的說法。我們說詩人是在說旅人懷鄉，那漫無着

篇久已作象徵的應用。

純象徵派之成立，起自楚辭。篇中許多美人芳草，純屬代數上的符號，他意思別有所指。如離騷中：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兮詒，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末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這類話若不是當作代數符號看：那麼，屈原到處調情到處拈酸吃醋，豈不成了瘋子？

落的情懷，也一樣可以套在這首詞上。甚至說詩人只是說一種悵惘的情緒，也可以說到過去。

我以為爲對年輕學生，自以固定在「男女相思」上講解，容易明白些。對成年人，就不必那麼呆講，讓他自己去體會，也許有一天，他自己的抑鬱胸懷對着慘愁的天氣，忽然了悟到這詞意就是寫那個情景的。那就千言萬語也是多事，「不着一字」，却「自得風流」了。

蕙會變茅，蘭會變艾，天下那有這情理？太史公說得好：「其志潔，故其稱物芳。」他懷抱着一種極高尚純潔的美感，於無可比擬中，借這種詞名來比擬。他既有極極溫的情感本質，用他極微妙的技能，借極美麗的事物做魂影，所以着墨不多，便爾沁人心脾。如：

「惜吾不及見古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思美人）

如：「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

這都是帶一種神祕性的微妙細樂，經千百年後按奏，都能使人心絃震盪。

自楚辭開宗後，漢魏五言詩，多含有這種色彩。中晚唐時，詩的國土，被盛唐大家占領殆盡：溫飛卿李義山李長吉諸人，便想專從這裏頭闢新蹊徑。飛卿太靡弱，長吉太纖仄，且不必論；義山確不失爲一大家。這一派，後來衍爲西崑體，專務揜摭詞藻，受人詬病。近來提倡白話詩的人，不消說是極端反對他了。平心而論：這派固然不能算詩的正宗，但就「唯美的」眼光看來，自有他的價值。如義山集中近體的錦瑟，碧城，聖女詞等篇，古體的燕臺，河內等篇，我敢說他能和中國文字同其運命。就中如碧城三首的第一首：

「碧城十二曲闌干，犀辟塵埃玉辟寒。閨苑有書多附鶴，女牀無樹不棲鸞。星沉海底當窗見，雨過河源隔座看。若使曉珠明又定，一生長對水晶盤。」

這些詩，他講的什麼事，我理會不着；拆開一句一句的叫我解釋，我連文義也解不出來。但我覺得他美，讀起來令我精神上得一種新鮮的愉快。須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祕性的。我們還承認美的價值，對於這種文學，是不容輕輕抹煞啊！

見梁啓超中國韻文裏所表現的情緒

特輯 今日之上海

韓滔

「從前我說：『像這年頭，我們還話，不該害羞嗎！』現在呢，我倒要向天下的兄弟們說：『像這年頭，你們正該活着，因為這是你們的責任啊！』在沒有切實叩過了『不可能』的門之先，誰也不配做一個宿命主義者。」

—Homi Barbusti

上海內部的潰爛，並不是一年兩年間的事，醞釀得已經很久很久了。去年年底，天津大公報有一則上海通信，說南京路

新雅酒樓因為擔負不起過重的房租，自願停止營業，向哈同妻子羅迦陵退房子。羅迦陵因為那一帶房子，差不多三年沒有租戶，新雅若再停業，對於她這大地產主人的面子太過不去。因此大發慈悲，自願掏

出腰包，給新雅老板做營業維持費。這件小故事，正以說明上海地產業的衰落。二年來地產業主人能以多量建築新房子或提倡什麼玫瑰新村孔雀新村，想着花樣，也無法挽救在沒落中的命運。果然，許多擁有多量地產的富翁，先後宣告破產，而以經營地產獲得巨利的銀行，也同時宣告停業。上海這都市，地產業最為畸形發展，潰爛的第一創口也就從地產上破裂開來。

五月二十四日，美商美豐銀行宣告停業。千餘萬元，年來市面衰落，地產業一蹶不振，以致流動金缺乏，周轉不靈。於前日為維持計，由普益地產公司將坐落公共租界地產一塊，出售與沙遜洋行，價約值華幣九十餘萬元，又未成交，以致不得已停業。

（申報）普益地產公司，普益信託公司，美東銀公司，董事長均為美豐銀行董事長雷文，故有聯帶關係。凡普益地產公司經營之地產，均向美豐銀行抵押。美東銀公司普益信託公司，經營外匯業務。虧累頗鉅，亦係向美豐銀行抵押。以地產而言，受進連累

同日，明華商業儲蓄銀行亦宣告停業。於昨晨經臨時董事會議決，宣告停業。

中央社訊

「明華商業儲蓄銀行青島分行，因受中魯銀行倒閉影響，發生擠提風潮，該行董事長董金輝，總經理張綱伯，趕往主持，卒以青市金融風潮愈趨嚴重，而該行以一時難籌鉅款應付，故終於二十二日，該行在平津及青島之分行，同時停業。本埠總行得訊後，於二十二日夜召集緊急董事會議，漏夜討論，決暫停營業。」

近年來，銀行業假「儲蓄」「節儉」的美名，做欺詐取財的勾當，一見不一見。民衆爲美德的幌子所欺瞞，把辛苦汗血所得的金錢，丟在水裏，連影子也不見。民衆受害之深，可於青島電訊見其一二：

（青島二十四日電）明華銀行全部賬冊文契：已由市政令社會局點封，準備清理，並令商會辦理登記。二十四晨有該行儲戶男婦老幼數百人，聚集市府門前請願，數老嫗環臥沈鴻烈汽車之前，如存款無着，情願寫死。警察勸說無效，經社會局長儲鎮，兩度婉勸，允負責辦理，始快快而去。

（青島二十四日專電）膠路沿線明華儲戶千餘人代表，二十四日午後來青，至路局

請願，因沿線儲戶存款，共約六十餘萬。當即由路局召該路養老儲金委員會開會，議決組織膠路儲戶債權團，定二十五日晨謁沈市長，要求（甲）承認該團爲正式組織，（乙）謂勿將此事移交法院，應以政治方法謀解決。又貧民臨時債權團，定二十五日晨假齊燕會館召開會議，商討辦法。

（青島二十五日電）明華儲戶千餘人，二十五晨九時，假齊燕會館開會，商道款辦法，至午未獲結果，乃冒雨轉赴市府請願，首由社會局長儲鎮勸諭安心靜待辦理。衆人哭號不散，並擊碎窗上玻璃，旋沈鴻烈出見，謂明華資產約二百萬，半月內可變現償付，令在就近鄉建處登記，衆始散。

美豐明華停業事件發生以後，上海輿論界有幾種說法：

青島明華銀行發生風潮，激盪南來，上海明華銀行，以連枝關係亦告停業，而美商之美豐銀行，爲地產押款收受太多，周轉不靈適亦不先不後，突然停業，與有聯屬關係之普益地產，普益信託，美東銀公司，同時宣告改組，致上海市面，頓露緊張之狀，週頭加水升至一角，其實在經濟不況之今日，此種情形，原不必過事驚惶，蓋若愈驚惶，

則人心愈浮動，一般所受之損失將愈大，兩害相權，與其徒事張皇無濟事變，何如持以鎮靜，迅籌應付之爲得也。

市場最要之條件，爲周轉敏活。故在日前，各方渴望已久之五百萬元信用借款，良不能不冀其早日實現，再則地產，至最近幾乎回復其「爛泥」之本來面目，而皆掉首不顧，其實，地產商如欲移禍江東，固所不取，然地產問題如不解決，究非市面之福，故爲地產謀一相當之出路，亦爲活潑市面之要著。此外，吾人又不能不望銀行之各大存戶，每於此市面緊張之時，亟提存款，蓋在此種局面下，提取大宗存款，正無異自掘墳墓也。若以有於華銀行之存款，改存洋銀行，尤屬不智。蓋在華之洋銀行，其投資未必適應吾國產業之需要，且其營業亦未必不受市面上一般之影響，華銀行則有吾國法令之保障，政府調劑，不獨投資比較合理，抑且存戶之利權，亦比較安穩也。

國人向來迷信洋銀行，以爲洋銀行千穩萬固，百無一失，近數年來，洋銀行之倒閉清理者，已時有所見，國人於今。其亦可稍稍覺悟矣乎！（中報社論：銀行風潮中之安全術）

美商美豐銀行與華商明華銀行突於昨日停業，宣告清理，美豐銀行有十八年的歷史，明華銀行有十五年的歷史，歷史的悠久既若彼，資金的雄厚又如此，自非一般尋常小銀行所能與之比擬；一旦週轉不靈，宣告停業，其直接與間接的影響，自必重大而深遠。

於此我們得到兩種概念：（一）美豐銀行的無法週轉，其遠因實在數年以前，最大錯誤，在於從事地產投機，種瓜得瓜，焉能避免。（二）外商銀行並不比本國銀行可靠；明華美豐遇到困難，還不是一樣的歸宿，有什麼分別一般人民對於外商銀行的迷信，應該打破。

兩行停業以來，社會的心理，見仁見智，亦殊不一。其實美豐與普益地產公司的打成一片，終必受其牽累，早在有識者意料之中，初非晴天霹靂破空而來。為保護我國儲戶計，應由政府當局，責令該銀行迅速清償，至於明華銀行的債權人，聞有一萬五千餘戶，其中貧民佔半數以上，銖積寸累的汗血金錢尤應加以切實的維護，而不使落空。報載孔財長業已頒布部令，徹查該行的內容，如係正當營業上轉週不靈，始可依法清理。

關於儲蓄部份，限於一個月內清償完竣，如有不敷，應由該行董事監察人負責清理云云。我們深盼今後的儲戶，對於所儲銀行，應當慎其選擇，勿貪利率之高，而終於吃虧。而銀行方面，亦應慎其投資，共以美豐明華的擱淺，引為前車之鑑。（大晚報社評：美豐明華停業）

這兩篇社評，其立場顯然可見。即算有一萬五千戶的平民儲戶受其害，但對於「儲蓄」一提倡即欺騙愚民手段，決不肯明白拆穿，還勸他們慎擇銀行。地產畸形發展，應該讓他們沒落，還說「為地產謀一相當之出路，亦為流動市面之要着」最說得好的，還是一「徒事震惶，無論事變，何如持以鎮靜，迅籌應付之為得」那句話，他們正在那里白日見鬼！我們民衆為自己的利益着想，應該大家覺悟，不要再提倡儲蓄，再上銀行家的圈套了。我現在介紹一篇外人的論文，且看他們指出的上海金融的趨勢。

（英文商業時報論上海金融情勢）

「在今日上海，可以用值二十便士的一元紙幣去兌換值二十八便士的銀元一元

，而不需貼水。這種可注意的現象和非常需求現銀的事實，很可以表示一般人對紙幣的信用。這是人造的，非自然的。這是用很大的犧牲才能維持這種情形的。

目前中國通貨的價值的確是比任何國家為高，銀價越高，中國通貨的估價必也越高，銀元在一切商品估價的關係上既是過高，銀價的趨勢又向上，全國通貨必趨緊縮，同時信用的限制和證券的跌價必將繼續下去。

他國的銀價既比中國的高，銀決不會到中國來，中國政府為供給地方的需要，嚴守存銀的外流，最初宣布進口之銀保證得完全的自由，並且於再出口時不要納出口稅，但是效力很有限。中國不能得銀貨的進口，因為她的力量不能付過高的銀價。同時，因偷運不能制止，她的流通中國的銀慢慢地堅定地減少，這樣失去的銀究有多少尚難說，但據內行人估計，大約一日不下二十萬元。

照現在這樣下去，上海金融大約還能支持幾個月，不致引起嚴重的恐慌或崩潰

許多銀行家望美國白銀政策多少改變一點，但是不能因此便不去擬定計劃來應付這重大事變。

如果銀價繼續上昇，上海和其地方的紙幣一樣，遲早總要和白銀分離。現在很少有不同意見的人。危機達到頂點，大家向銀行擠兌的時候，被迫而放棄銀本位，和目視情勢嚴重自動安靜地有秩序地離去銀本位大不相同。

幾個月之前，沒有一個金融巨頭聽見管理紙幣不害怕的。他們以為只有堅固地建築在銀的基礎之上的紙幣才是唯一健全的紙幣。但是經驗告訴他們，在銀價繼續不斷的地上漲，貨幣不能跟隨時，貨幣將並不是健全的。保持它的危險地位越時間長，它的下跌必越重。在今日，我們相信金融界中人都贊成以銀或他種準備為後盾的管理通貨，隨後再把銀元價格固定在合理的水平上面。這在任何方面都是更健全的，並給商業一個復興的機會。這種變更不會在上海或內地裏引起大的騷動。銀元的價格也不會跌落在過去三年的平均價格

之下。當然此時還談不到通貨的穩定，不過銀元每元的價格若定為十六便士，並和一個金單位聯結起來，那就差不多是二元四角等於一金單位。在這基礎之上，紙幣自由流通，如果兌換現銀稍加貼水，便可得大量的這種無用的金屬來滿足美國的慾望。

美國商業雜誌描寫美國國會裏白銀派的力量，有下面的話：「國會裏白銀派已成為最有勢力的團體，可以壓迫政府，因為如果他們參加真正通貨膨脹運動，將給政府相當的政治痛苦」。另外一部分美國輿論說：「羅斯福總統的白銀政策現在看來是最能擾亂世界經濟的力量」。歐洲人不得不取這種的意見，美國不能放拋或修改他的政策，而不去冒嚴重的政治反響的危險。深於說到了銀價上昇到一元二角九分的時候，美當局不會去作這冒險之舉，純粹是猜想的話」。在本週內，據說美國與墨西哥關於白銀問題已經完滿解決，一般預料，美國的購銀程序將要再繼續十年之久。這對於墨西哥銀的生產者是很有

利的。

加拿大將提出一議案，按照美國白銀的政策把銀鑄成貨幣，從各方面看來，美國白銀政策大概不會有什麼減削。雖然除非價格突然發生變動，財部或者要阻止影響外國市場，或是干涉國內價格。銀價之繼續上昇是可以預料的。

最近上海金融界發生一事，就是美國銀行，美國東方銀公司和普益信託公司的倒閉，這事對於匯兌市場還沒有嚴重的影響，該行倒閉的原因之一是必須以在匯兌市場上買遠期的投機法來保持其美元資本。假如這話不錯，美豐的倒閉便是美國白銀政策的直接結果。在銀價繼續上漲，匯兌市場繼續堅俏之下，任何人如不能不以本地匯兌市場買遠期的投機方法，以外國貨幣來償還還務，在契約滿期時，便非必要支付這差額不可了。

最近幾月中銀根奇緊和資產（尤其是房地產）的凍結，自然更加經濟的困難。我們一方面對那些不幸的存款者表示同情，他們可望取回存款的全部或一部，

一方面不能不指出這滑稽的事實，那是美國白銀政策對那些在美國管理之下的公司的倒閉應負大部分的责任。

銀行業的崩壞，到了廢歷端節更形成尖刻化。據晶報所載：六月一日。上海錢業，又鬧節關。在這星期日上海市面，使發生了一種謠言，說錢業將全體清理。

六月四日，江南銀行宣告停業，寧波儲蓄銀行亦宣告停業，萬國儲蓄會也發生擠提情形。

江南銀行，創立於民國十一年二月。資本總額幣五十萬元，業已收足，營業種類，(一)商業銀行業務，(二)兼辦儲蓄。至目前截止，該行暨儲蓄部存款，總約八十萬元，其放款總額一百萬元。

去年該行盈餘為一萬一千九百十二元四角一分，儲蓄都盈餘一萬九千六百十三元另五分，今因蘇州分行發生提存風潮，滬行亦遭波及。且放出之款，均係地產抵押，屆時追索無着，以致無法應付，週轉不靈。董事會於前晚召集會議。決議停業清算。

寧波實業銀行，創立於民國二十年六月，資本總額五十萬元。業已收足。董事長鄧長志兼任經理。營業種類，為各種存款放款，國內外匯兌，及押匯票據貼現等。

該銀行至民國廿一年年底截止，定期存款，往來存款，活期存款，總共四十三萬七千六百八十七元九角，儲蓄部定期活期儲蓄總共一萬二千一百九十四元三角三分，至目前該行暨儲蓄部總約九十餘萬元，今因各存仁提現，同時放出之款，一時無法收回，經該行董事長暨經理鄧志豪，一再設法無效，不得已於前晚十時許會議商量決定，晨起暫停收解。

自該銀行停業，即有鄧志豪經營之南京路上海國貨公司，福建路天福綢莊，寶成，德泰，寶泰，等提莊，於昨晨均停業清算。

萬國儲蓄會創立於一千九百十二年，資本上海規定一百萬兩，民國二十二年截止。儲會為十二萬五千八百零九會，每會為國幣十二元，每月收入總共一百五十萬零九千七百零八元。

昨晨起，各儲戶均依會章程第八章借款及還

本之規定，紛向該會抵押。

自從江南，寧波二銀行停業，萬國儲蓄會擠提以後，有人已說是一來了排山倒海的颶風，動盪了金融，震撼了全市。其實這還是極小的風浪，要說是颶風，大家知道過還在後頭哩！

上海的上層建築，所謂金融業，這樣崩潰下來，已經夠我們惘目驚心。可是下層社會的崩潰，甚慘狀非筆墨所形容。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本刊緊要啓事▽▽

- 一 本刊本期脫期十日，實在出乎意想之外。從第九期起，改送原稿審查，免得時常脫期。投稿諸君，請各留底稿，因為在某種情形之下，竟是無從退回原稿的。
- 二 本刊自第九期起，改於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 三 本刊按期提早五日編稿，逢廿六十一日送審查，有時效稿件，請早幾天寄給我們。

芒種

第一卷 第八期

民國二十四年七月一日出版

主編 徐懋庸
 編輯者 曹聚仁
 發行人 方東亮
 發行所 上海羣衆雜誌公司

上海福州路三百號 電話九四七三
 分店 南京路

定價				
每册零售價一角				
每月十五日發行				
外 國	門澳及港香	本日及內國	數 册	期時
角四元四	角二元三	角二元二	期四廿	年全
角四元二	角七元一	角二元一	期一十	年半
郵費代價十元用收一以者爲限				

廣告價目				
一 之 分 四	面 半	面 全	位 地	級 等
		元十八	外 底	等特
	元五十三	元十六	裏 底	等優
元 十 二	元 十 三	元十五	後前文正	通普

上海羣衆雜誌公司

總店 上海四馬路
電話 九四七二三號
分店 南京太平路

代辦代定
代理發行

全國出版各門類定期刊物

本公司爲全國出版界圖書館學校
讀者忠實服務負責代定代辦代理發
行各種雜誌畫報定期刊物凡在本公
司定出任何刊物如遇中途停刊等情
可憑本公司定單取還剩餘定洋以照
信實

優待芒種定戶

凡向本公司直接定
閱芒種全年者贈送
「書信甲選」(實
價一元四角)一部
。定閱半年者，贈
送「食肉者言」一
部。